

經義考

冊十

經義考卷七十九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八

宋真宗皇帝尙書圖詩

一卷

佚

玉海景德四年崇和殿壁挂尙書圖祥符七年作尙書詩三章

郭氏忠恕古今尙書

佚

姓譜忠恕字恕先洛陽人仕周爲周易博士宋太宗召爲國子監

主簿令刊定古今尙書

胡氏旦尙書演聖通論

七卷

佚

王氏曙周書音訓

十二卷

佚

宋史王曙字晦叔東臯子績之後世居河汾後爲河南人中進士第咸平中舉賢良方正科後以工部尙書侍郎參知政事進樞密使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卒贈太保中書令諡文康

楊氏繪書九意

通考一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楊繪元素撰其序云詩書春秋同出於史而仲尼或刪或修莫不有筆法焉詩春秋先儒皆言之書獨無其法耶故作斷堯虞書夏書禪讓稽古商書周書費誓秦誓意凡九篇

東都事略楊繪字元素漢州綿竹人舉進士再知諫院擢翰林學士御史中丞

胡氏媛尙書全解

宋志二十八卷

佚

朱子曰胡安定書解未必是安定所注蓋專破古說不似胡平曰意又間引東坡說東坡不及見安定必是僞書

張氏景書說

未見

董鼎曰景字晦叔

姓譜公安人

袁氏默尚書解

佚

姓譜袁默字思正無錫人嘉祐進士官至湖北轉運判官

范氏雍尚書四代圖

一卷

佚

王應麟曰仁宗時樞副范雍繪尚書四代圖進之以備中覽

東都事略范雍字伯仁河陽人舉進士官至資政殿大學士禮部

尚書卒贈太子太師諡忠獻

謝氏景平書傳說

佚

姓譜景平皇祐中進士仕終祕書丞

樂氏敦逸尚書略義

通志一卷

佚

黃氏君俞尙書闕言

通志三卷

佚

閩書黃君俞字廷僉莆田人治平四年進士歷官崇文院校書改館閣校勘

尹氏恭初尙書新修義疏

宋志二十六卷

佚

吳氏致尙書大義

宋志三卷

佚

浙江通志吳致會稽人從安定胡瑗學馳名嘉祐治平間

按紹興四庫續到闕書目有之

顧氏暉等尙書集解

通考十四卷

未見

晁公武曰皇朝顧臨蔣之奇姚闢孔武仲劉敞王會之周範蘇子才朱正夫吳孜所撰後人集之爲一編然非完書也

姓譜顧臨字子敦會稽人皇祐中爲國子直講元祐初拜天章閣待制後歷刑兵吏三部侍郎兼翰林學士

按是書所集相傳凡二十家晁氏所未及者司馬光王安石黃通楊繪陸佃李定蘇洵胡瑗張晦之程頤

文氏彥博尙書解

一卷

存

彥博進表曰臣伏讀尙書序云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舉其宏綱撮其機要典謨訓誥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尙書然則後代聖帝明王莫不祖述寶爲大訓恭以皇帝陛下聰明文思稽考古道日御邇英延訪經義方命講官講解尙書孜孜不倦所以聖德日新比隆堯舜臣以叨侍經筵輒於尙書三十二篇采其切於資益聖治

宜於重複温故者凡十篇錄進篇別有後序所以發明本篇之大旨所冀便於乙夜之觀

宋名臣言行錄文彥博字寬夫汾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位至丞相除太尉以太師致仕

按路公尙書解附載集中堯典舜典大禹謨臯陶謨益稷伊訓洪範無逸立政周官凡十篇

范氏鎮正書

佚

宋史范鎮字景仁成都華陽人舉進士禮部奏各第一歷端明殿學士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封蜀郡公諡忠文

按蜀公正書志傳不載莫詳其篇目王氏困學記聞采其一條云舜之五刑流也宮也教也贖也賊也流宥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剽取荆宮大辟也胡氏皇王大紀本之而以墨劓荆宮大辟爲賊刑之科目可謂精確之論

孔氏武仲書說

宋志十三卷

未見

東都事略武仲字常父新淦人舉進士爲禮部第一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擢給事中遷禮部侍郎坐元祐黨奪職著詩書論語說按是編諸家藏書目均無之疑其佚久矣康熙乙亥三月西吳書賈目中有抄本二冊亟索之云於正月鸞之松江張姓者叩其名字不知無從訪獲爲之惘然

孫氏覺書義十述

通志一卷

佚

尙書解

通考十三卷

佚

晁公武曰覺仕元祐謂康王以喪服見諸侯爲非禮蘇氏之說本此

范氏純仁尙書解

一卷

存

純仁經進序曰臣近奉德音俾將前世君臣議論諫爭之言編次

經

義

考

卷七十九

四一中華書局聚

進呈臣以史籍浩博采掇未能遽就而君臣之際莫盛於堯舜三代故取尚書自古君臣相飭戒之言關於治道者錄爲三十章仍於每章之後輒有解釋或用孔氏注意或與孔說不同但取理當義通以伸裨補之誠幸陛下赦其愚而少垂采擇亦聖人不以人廢言之義也

東都事略純仁字堯夫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中進士第元祐三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諡忠宣

蘇氏軾書傳

宋志十三卷萬卷堂目二十卷

存

晁公武曰熙寧以後專用王氏之說進退多士此書雖異其說爲多又以嗣征爲羿篡位時康王之誥爲失禮引左氏爲證與諸儒之說不同

朱子語錄或問諸家書解誰最好莫是東坡曰然又問但若失之太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又曰於東坡書解卻好他看得文勢好又曰東坡解呂刑王享國百年毫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有理

陳振孫曰傳於嗣征以爲義和貳於羿而忠於夏於康王之誥以釋衰服冕爲非禮曰予於書見聖人之所不取而猶存者有二可謂卓然獨見於千載之後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初無憤取哀痛之語平王當傾覆禍敗之極其書與平康之世無異有以知周德之衰而東周之不復興也嗚呼其論偉矣

馬中錫曰東坡傳書三江旣入震澤底定謂三江爲南江中江北江蔡九峯不取其說且謂其爲味別者非是然所謂以味別水者非東坡之臆說也唐許敬宗曰古五行皆有官水官不失職則能辨味與色潛而時出合而更分皆能識之是先已有此言矣九峯未之考也至其所謂堯之洪水未治也東南皆海豈復有吳越哉及彭蠡旣瀦三江入於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水之所鍾獨震澤而已斯言也百世以俟聖人可也

程子頤書說

宋志一卷

存

晁公武曰伊川之門人記其師所談四十餘篇

王氏安石子新經尙書義

經

義

考

卷七十九

五十一中華書局聚

通考十三卷宋志卷同書其父安石名

佚

安石序曰熙寧二年臣安石以尚書入侍遂與政而子雱實嗣講事有旨爲之說以獻八年下其說太學頒焉惟虞夏商周之遺文更秦而幾亡遭漢而僅存賴學士大夫誦說以故不泯而世主莫或知其可用天縱皇帝大知實始操之以驗物考之以決事又命訓其義兼明天下後世而臣父子以區區所聞承乏與榮焉然言之淵懿而釋以淺陋命之重大而承以輕眇茲榮也祇所以爲媿與

長編紀事本末熙寧八年六月同修經義呂升卿言尚書有王雱所進義乞更不刪改從之時升卿輒刪改詩義安石雱皆不悅故有是言

晁公武曰王雱元澤撰熙寧六年命呂惠卿兼修國子監經義王雱兼同修撰王安石提舉而雱成是經頒於學官用以取士或少違異輒不中程由是獨行於世六十年而天下學者喜攻其短自開黨禁世人罕稱焉

陳振孫曰雱蓋述其父之學王氏三經義此其一也熙寧六年命

知制誥呂惠卿充修撰經義以安石提舉修定又以安石子雱惠卿弟升卿爲修撰官八年安石復入相新傳乃成雱蓋主是經者也王氏學獨行於世者六十年科舉之士熟於此乃合程度前輩謂如脫鑿然按其形模而出之爾士習膠固更喪亂乃已

朱子曰王氏說傷於鑿然其善亦有不可揜處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卻有如此處後來人解書卻須盡要解 又曰荆公解聰明文思牽合洪範五事此卻是穿鑿如小旻詩云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臚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卻合洪範五事 又曰人說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且如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古注從父字絕句荆公則就違保辟絕句復出諸儒之表

王應麟曰酒誥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荆公以違保辟絕句朱文公以爲復出諸儒之表洛誥復子明辟荆公謂周公得卜復命於成王也漢儒居攝還政之說於是一洗矣

曾氏學尚書講義

宋志八卷

佚

楊時作行述曰肇字子開建昌軍南豐縣人舉進士哲宗嗣位擢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累遷朝散大夫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以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乙宮元符末汀州安置今天子卽位盡還元祐貶死人官職復公龍圖閣學士紹興二年諡文昭

呂氏大臨書傳

十三卷

佚

于氏世封書傳

佚

金華府志世封浦江人舉進士撰書易詩傳共四十卷

張氏庭堅書義

佚

董鼎曰張庭堅字才叔

姓譜庭堅廣安人元祐進士官右正言訟司馬光呂公著之冤論蔡京章惇之罪薦蘇軾蘇轍之賢忤執政意謫官卒贈直徽猷閣

諡忠愍

楊氏時書義辨疑

通考一卷

未見

晁公武曰其書專攻王雱之失

時自序曰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動書者記言之文也上自唐虞下迄於周更千有餘年聖賢之君繼作其流風善政可傳於後世者具載於百篇之書今其存者五十有九篇予竊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堯之咨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夫三聖相授蓋一道也貴爲天子而以天下與人窮爲匹夫而受人之天下其相與授受之際豈不重哉而所言止此仲虺之誥稱湯曰建中于民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皇建其有極然則帝之所以爲帝王之所以爲王率此道也予故以一言蔽之曰中而已矣夫所謂中者豈執一之謂哉亦貴乎時中也時中者當其可之謂也堯授舜舜授禹受而不爲泰湯放桀武王伐紂取而不爲貪以至爲臣而放其君非篡也爲弟而誅其兄非逆也書之所載大倫大要不越是數者以其事觀之豈不異哉聖人安爲之而不疑者蓋當其可也是堯典之書爲讓舜而作而其

名謂之典言大常也蓋苟當其可雖以天下與人猶爲常而已後世昧執中之權而不知時措之宜故徇名失實流而爲子噲之讓白公之爭自取絕滅者有之矣至或臨之以兵而爲忠小不可忍而爲仁皆失是也又烏足與論聖人之中道哉國家開設學校建師儒之官蓋將講明先王之道以善天下非徒爲浮文以誇耀之也以予之昏懦不肖豈敢自謂足以充其任哉姑誦所聞以行其職耳然聖言之奧蓋有言不能論而意不能致者也諸君其慎思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

尙書講義

一卷

存載龜山集

葉氏夢得書傳

夢得書傳

宋志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之

夢得自序曰自世尙經術博士業書者十常三四然第守一說莫能自致其思余竊悲之因參總數家推原帝王之治論其世察其人以質其所言更相研究折衷其是非頗自紀輯爲書二十卷十

二萬有餘言

陳振孫曰少蘊博極羣書強記絕人書與春秋之學視諸儒爲最精

黃氏預書解

佚

王圻曰預字幾先龍溪人爲監察御史以直忤蔡京貶卒

曾氏攷等尙書講義

宋志三十卷

佚

朱子曰曾彥和說書精博其解禹貢林少穎吳才老甚取之

王應麟曰曾攷字彥和爲書解朱文公呂成公皆取之館閣書目書講義博士曾攷等解蓋誤以攷爲肢

卞氏大亨尙書類數

宋志二十卷

佚

寧波府志卞大亨字嘉甫其先泰州人靖康中官懷寧簿隱居象

山自號松隱居士

蔡氏卞尙書解

佚

東都事略卞字元度仙游人與兄京同舉進士王安石以女妻之
紹聖初拜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兼侍講拜尙書左丞兄京爲相
卞拜知樞密院事遷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太傅諡文正卞省辭辨貌
恭順而中險與章惇安惇締交起史禍以中范祖禹趙彥若黃庭
堅興同文獄以陷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等斥逐元祐之臣禁
錮其子孫時號二蔡二惇云

胡氏仲尙書解義

佚

姓譜仲字彥時婺源人入太學與汪藻齊名登第試學宮教授穎
川崇寧中召爲太學正累遷國子司業後知無爲軍

薛氏肇明尙書解

佚

雷氏度書口義

佚

姓譜雷度字世則臨川人

上官氏公裕尚書解說

未見

亡名氏尚書要記各數

通志一卷

佚

尚書義宗

通志三卷

佚

按以上二書紹興四庫續到闕書目有之

尚書治要圖

宋志五卷通志一卷

佚

中興書目不知作者有月令後漢制中星圖周官九禮圖等篇取其與尚書參會也

尚書會解

通志十三卷紹興書目三卷

佚

鄭樵曰載四庫書目

書傳

一卷

佚

晁公武曰不載撰人蓋爲程正叔之學者疑諸呂所著也

尙書新篇

一卷

以下俱佚

尙書新編目

五卷

尙書解題

宋志一卷

尙書血脈

一卷

古文尙書字

一卷

按以上五部俱見紹興續到闕書目則爲北宋人所撰也

經義考卷七十九

經義考卷八十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九

王氏居正尙書辨學

十三卷

未見

呂祖謙作行狀曰居正字剛中上世故蜀人徙江都初建寧中王安石以新義頒天下其後章蔡更用專概以王氏說律天下士盡名老師宿儒之緒言餘論爲曲學學輒擯斥當是時內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說不登几案他書雖世通行者或不能舉其篇帙公勉以親命屈意場屋心獨非之未嘗肯作新進士語流落不偶宣和三年賜上舍出身紹興元年除禮部員外郎進太常少卿除起居舍人數月除中書舍人兼史館修撰公之學根極六藝深醇宏肆以崇是闢非爲己任自其少年已不爲王氏說所傾動慨然欲黜其不臧以覺世迷爲毛詩辨學二十卷尙書辨學十三卷周禮辨學五卷上之

程氏瑀尚書說

佚

宋史程瑀字伯寓浮梁人政和進士累官校書郎欽宗卽位擢右正言高宗召赴行在除江東提刑轉侍讀進兵部尚書秦檜忌之出知信州罷祠瑀說論語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中人所著有周禮義尚書說

上官氏愔尚書小傳

佚

閩書愔字仲雍邵武人政和二年進士建炎中累除吏部員外郎

出知南劍州

揚州府志愔儀真人

張氏綱尚書講義

宋志二十卷

佚

洪巖作行狀曰綱字彥正金壇人於五經尤精於書每因講解著爲義說皆探微索隱倫類通貫其言無一不與聖人契自是後學潛心此經者爭傳頌之諸家之說雖充棟汗牛束之高閣矣

汪應辰曰綱行狀云公講論經旨尤精於書著爲論說探微索隱無一不與聖人契世號張氏書解竊以王安石訓識經義穿鑿傳會專以濟其刑名法術之說如書義中所謂敢於殄戮乃以又民忍威不可訖凶惡不可忌之類皆害理教不可以訓綱作書解掇拾安石緒餘敷衍而潤飾之今乃謂其言無一不與聖人契此豈不厚誣聖人疑誤學者

董銖曰世所傳張綱書解只是祖述荆公所說或云是閩中林子和作

陳振孫曰綱政和時及第仕三朝歷蔡京王黼秦檜二權臣乃不爲屈紹興末與政此書爲學官時所作

林氏之奇尙書集解

宋志五十八卷

存

之奇自序曰理義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聖人之於經所以開百世而不慙蔽天地而無恥者蓋出於人心之所同然而已苟不出於人心之所同然則異論曲說非吾聖人之所謂道也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竊謂學者之於經苟不知

義之與比先立適莫於胸中或以甲之說爲可從以乙之說爲不可從或以乙之說爲可從以甲之說爲不可從如此則私議蠶起好惡鬩然將不勝其惑矣安能合人心之所同然哉苟欲合人心之所同然以義爲主無適無莫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如此則將卓然不牽於好惡而聖人之經旨將煥然而明矣書孔子所定凡百篇孔子之前書之多寡不可得而見書緯云孔子得黃帝玄孫帝魁凡三千二百四十篇爲尙書斷遠取近定其可爲世法者百二十篇爲簡書此說不然古書簡質必不若是之多也班孟堅藝文志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於周時所刪去者纔七十一篇自周以前疑愈少矣謂有三千餘篇非也孔子百篇遭秦火無存至漢時伏生口授得二十八篇後又得僞泰誓一篇爲二十九篇孔壁之書既出孔安國定其可數者二十五篇又別出舜典益稷盤庚康王之誥共爲五十八篇其文以隸書存古文故謂之古文尙書此書之成遭巫蠱而不出漢儒聞孔氏之書有五十八篇遂以張霸之徒造僞書二十四篇爲古文尙書兩漢儒者之所

傳大抵霸僞本也其實未嘗見真古文尙書也故杜預注左氏傳
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所舉書出於二十五篇之中皆指爲
逸書其實未嘗逸也劉歆當西漢之末欲立古文書學官移書責
諸博士甚力然歆之所見皆霸僞本亦非真古文書也以至賈馬
鄭服之輩亦皆不見古文書至於晉齊之間然後其書漸出及開
皇二年求遺書得舜典然後其書大備嗚呼聖人之經可謂多厄
矣遭秦火失其半其半存者又隱而不出自漢武帝巫蠱事起至
隋開皇二年凡六百七十餘年然後五十八篇得傳於學者而大
備是可歎也孔氏書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間詔衛包改古文
從今文書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之本也此蓋書之始末也學
者必欲知書之本末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夫五十八
篇皆帝王所定之書有坦然明白而易曉者有艱深聲牙而難曉
者如湯誓湯誥均成湯時誥令如說命高宗彤日均高宗時語言
如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康誥皆周公誥命然艱易顯晦迥然不同
者蓋有伏生之書有孔壁續出之書其文易曉不煩訓詁可通者
如大禹謨胤征五子之歌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
德說命三篇泰誓二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

畢命君牙罔命此二十五篇皆孔壁續出其文易曉餘乃伏生之書多艱深聱牙不可易通伏生之書所以艱深不可通者伏生齊人也齊人之語多艱深難曉如公羊亦齊人也故傳春秋語亦艱深如昉於此乎登來之也何休注曰齊人語以是知齊人語多難曉者伏生編此書往往雜齊人語於其中故有難曉者衛宏序古文尚書言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鼂錯齊人語多與穎川異鼂錯所不知者二三僅以其意屬讀而已觀此可見以是知凡書之難曉者未必帝王之書本如是傳者汨之矣

孫晁後序曰晁自兒時侍先君盱江官舍郡齋修刊禮樂書先君實董其事與益國周公誠齋楊先生書問往來訂正訛舛甚悉暇日因與言曰吾家先拙齋書解今傳於世者自洛誥以後皆訛蓋是書初成門人東萊呂祖謙伯恭取其全本以歸諸生傳錄十無二三書坊急於鈔梓不復參訂訛以傳訛非一日矣先君猶記鄉曲故家及嘗從先拙齋遊者錄得全文及歸方尋訪未獲不幸此志莫償晁早孤稍知讀書則日夕在念慮間汨汨科舉業由鄉選入太學跋涉困苦如是者三十餘年淳祐辛丑僥倖末第閒居需次得理故書日與抑齋今觀文陳公虛齋今文昌趙公參考講求

樞趨請益抑齋出示北山先生手蹟具言居官婺女日從東萊先生學東萊言吾少侍親官於閩從林少穎先生學且具知先拙齋授書之由時抑齋方閱六經疏義尤加意於林呂之學虛齋亦倣朱文公辨安國書著本旨畊得互相詰難其間凡諸家講解搜訪無遺一日友人陳元鳳儀叔攜書說拾遺一集示予蠹蝕其表蠅頭細書云得之宇文故家蓋宇文之先曾從拙齋學親傳之藁也其集從康誥至君陳此後又無之遂以鈔本參校康誥酒誥梓材召誥皆同鈔本自洛誥至君陳與鈔本異其詳倍之至是益信書坊之本誤矣當令兒輩作大字本謄出以元集歸之然猶未有他本可以參訂也又一朋友云建安書坊余氏數年前新刻一本謂之三山林少穎先生尙書全解此集蓋得其真刊成僅數月而書坊火今板本不存矣余亦未之信因遍索諸鬻書者乙巳春仲一老丈鶉衣銜袖踉蹌入門喜甚揖余而言曰吾爲君求得青氈矣開視果新板以尙書全解標題書坊果建安余氏卽倍其價以鬻之以所謄本參校自洛誥至君陳及顧命以後至卷終皆真本向者麻沙之本自洛誥以後果僞矣朋友轉相借觀以爲得所未見旣而畊暫攝鄉校學錄葉君真里之耆儒嘗從勉齋遊其先世亦

從拙齋學與東萊同同又出家藏寫本林李二先生書解及詩說相示較之首尾並同蓋得此本而益有證驗矣嗟夫此書先拙齋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遍雖有他務不輟貫穿諸家旁搜遠紹會而粹之該括詳盡不應於洛誥以後詳略如出二手今以諸本參較真贋曉然信而有徵可以傳而無疑矣書解自麻沙初刻繼而婺女及蜀中皆有本然承襲舛訛竟莫能辨柯山夏氏解多引林氏說自洛誥以後則略之僅有一二語亦從舊本往往傳訛東萊解只於禹貢引林三山數段他未之詳東萊非隱其師之說蓋拙齋已解者東萊不復解而惟條暢其義嗟夫書自安國而後不知其幾家我先拙齋哀集該括自壯及耄用心如此之勤用力如此之深始克成書而傳襲謬誤後學無從考證我先君家庭授受中更散亡極意搜訪竟無從得咍恪遵先志又二十餘年旁詢博問且疑且信又得宇文私錄又得余氏新刊全解又得葉學錄家藏寫本稽驗新故訂正真贋參合舊聞而後釋然以無疑確然而始定然則著書傳後豈易云乎哉咍既喜先拙齋之書獲全又喜先君縣丞公之志始遂顧小子何力之有抑天不欲廢墜斯文故久鬱而獲伸歟不然何壁藏汲冢之復出也淳祐丁未

之歲石鼓冷廳事力甚微學廩粗給當路諸公不賜鄙夷捐金撥田悉有所助三年之間補葺經創石鼓兩學輪奐鼎新書板舊帙缺者復全於是慨然而思曰吾先君未償之志孰有切於此者吾先世未全之書豈容緩於此者實爲子孫之責也乃會書院新租歲入之積因郡庠憲臺撥鏹之羨擲學廳清俸公給之餘計日命工以此全書亟鏤諸梓字稍加大匠必用良板以千計字以五十萬計釐爲四十卷始于己酉之孟冬迨明年夏五月而畢是書之傳也亦難矣哉亦豈苟然哉舊本多訛畊偕次兒駿伯重加點校凡是正七千餘字今爲善本庶有補於後學淳祐庚戌夏五嗣孫迪功郎衡州州學教授兼石鼓書院山長畊謹書

鄧均曰觀林君畊叟序述其先王父全書始末兩世訪求志亦苦矣先是抑齋陳先生爲僕言閩學源流開教甚悉乃知始於紫微呂公載道而南而拙齋先生實親承心學拙齋著書多而於尙書尤注意卽少穎先生書解是也然自洛誥以後傳者失真世不得其全書爲恨先生之猶子諱子冲登癸丑科爲南豐簿常分教盱江再轉爲丞僕頃在庠序尙及識縣丞公於丈席縣丞公在盱據勘遺文多矣獨於拙齋全書散佚之餘訪求而未得不幸齋志以

歿又數十年而先生之孫晁始克摹就豈其書之泰陔固自有時耶拙齋雖不克竟其用而傳聖賢之心壽斯文之脈其功大矣縣丞公尅志世其學而略不獲施於用至晁而全書始出以傳惟拙齋之學卓然光明久而益昌何庸繪畫晁字耕叟爲衡州教授暨先生甫三世其孜孜問學多識往行好修者也君子曰無忝厥祖淳祐十年七月旣望

朱子曰三山林少穎書說亦多可取但自洛誥以後非其所解又曰少穎解放勳之放卽推而放之四海之放比之程氏說爲優陳振孫曰少穎從呂紫薇本中居仁學而太史呂祖謙則其門人也其自序謂初著之時每日誦正經自首至尾一遍雖有他務不輟平心定氣博採諸儒之說而去取之苟合於義雖近世學者之說亦在所取苟不合於義雖先儒之說亦所不取

王圻曰林之奇侯官人累官中正丞辭祿家居呂祖謙嘗師之

范氏浚書論

一篇

存

吳氏棧書禪傳

宋志十二卷授經圖十三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之

王明清曰吳棫才老舒州人

陳振孫曰太常丞吳棫撰首卷舉要曰總說曰書序曰君辨曰臣辨曰考異曰訓詁曰差牙曰孔傳凡八篇考據詳博

朱子曰吳才老書解徽州刻之才老於考究上極有功夫只是義理上看得不仔細 又曰才老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 又曰吳才老說胤征康誥梓材等篇辨證極好但已看破小序之失而不敢勇決復爲序文所牽殊覺費力耳

董銖曰才老以修五禮只是五典之禮唐虞時未有吉凶軍賓嘉至周時方有之五刑才老亦說是五典之刑如所謂不孝之刑不悌之刑也

王應麟曰吳才老書裨傳以鳳凰來儀爲簫聲之和訓說築傳巖之野以築爲居

袁桷曰書別於今文古文晉世相傳馴致後宋時則有若吳棫趙汝談陳振孫疑焉有考過千百年而能獨明者

閩書吳棫字才老建安人舉重和元年進士召試館職不就除太

常丞忤時宰出通判泉州所著有書裨傳詩補音論語指掌考異續解

按說書疑古文者自才老始其書棗竹堂目尙存

胡氏銓書解

宋志四卷

未見

鄭氏

樵書辨訛或作書辨論

通考七卷

存

陳振孫曰樞密院編修官鄭樵漁仲撰其目曰糾繆四闕疑一復古二樵以遺逸召用博物洽聞然近迂僻

朱氏弁書解

十卷

佚

宋史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建炎初補修武郎借吉州團練使爲通問副使至雲中黏罕使就館守之以兵和議成得歸以宣教郎直秘閣轉奉議郎著書解十卷

陳氏鵬飛書解

宋志三十卷

佚

中興藝文志紹興時太學始建陳鵬飛爲博士發明理學爲陳博士書解

葉適志墓曰少南諱鵬飛温州永嘉人自爲布衣以經術文辭名當世教學諸生數百人其於經不爲章句新說至君父人倫世變風俗之際必反復詳至而趨於深厚今世所刊曰詩書傳者是也晚而始得仕用之未及而斥逐以死旣死不泯滅而南方學者尤思之

陳振孫曰秦檜子熺嘗從之游在禮部時熺爲侍郎文書不應令鵬飛輒批還之熺寢不平鵬飛說書崇政殿講天王來歸惠公仲子之賄因論春秋母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是檜怒謫惠州以歿今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序於文侯之命具言驪山之禍申侯啓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己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償怨鄭桓公友死於難而武公復娶於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國取難矣嗚呼其得罪於檜者豈一端而已哉

浙江通志鵬飛兩舉於鄉俱第一登紹興

進士調鄞縣簿召

對爲太學博士改秩兼崇政殿說書遷禮部郎

趙氏敦臨尚書解

佚

姓譜敦臨字芑民鄞人紹興初進士官湖州教授

洪氏興祖尚書口義發題

宋志一卷

佚

晁氏公武尚書詁訓傳

宋志四十六卷

佚

徐氏椿年尚書本義

佚

江西通志徐椿年字壽卿永豐人登紹興十二年進士至宜黃簿

從張九成學

史氏浩尚書講義

宋志二十二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之

中興書目淳熙十六年正月太傅史浩進尙書講義二十二卷藏
秘府

朱子曰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衆說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旣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矣一言便見得是周公且在後之意

李氏舜臣尙書小傳

宋志四卷

佚

陳氏長方尙書傳

佚

徐師曾曰陳長方字齊之其先長樂人從王蘋遊家震澤紹興中舉進士授江陰教授有春秋禮記尙書傳

劉氏安世尙書解

二十卷

佚

王庭珪志墓曰安世字世臣安福人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以宣

教郎知贛州零都縣轉朝奉郎致仕有論語尙書解各二十卷

張氏九成尙書詳說

宋志五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之

書傳統論

六卷

存

陳振孫曰無垢諸經解大抵援引詳博文意瀾翻似乎少簡嚴而務欲開廣後學之見聞使不墮於淺狹故讀其書者亦往往有得焉

王應麟曰張子韶書說於君牙罔命文侯之命其言峻厲激發讀之使人憤惋其有感於靖康之變乎

按張子韶書傳統論載橫浦集中自堯典至秦誓各爲論一篇

程氏大昌書譜

宋志二十卷

佚

陳振孫曰本以解經而不盡解有所發明則篇爲一論

鄭氏伯熊書說

一卷

存

陳亮序曰余聞諸張橫渠曰尙書最難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若祇解文義則不難自孔安國以下爲之解者殆百餘家隨文釋義人有取焉凡帝王之所以綱理世變者蓋未知其何如也永嘉鄭公景望與其徒讀書之餘因爲之說其亦異乎諸儒之說矣至其胸臆之大則公之所自知與明目者之所能知而余則姑與從事乎科舉者誦之而已

雲谷胡氏序曰書自孔子刊定所存僅百篇帝王之軌範悉備不幸火於秦傳注於漢而堯舜禹湯文武傳授之奧旨與夫臯益伊傅周召警戒之微機雖老師宿儒皓首窮經枝辭蔓說汗牛充棟曾不能髣髴其萬一而世無所考證至於今千有餘歲矣心本固然理不終泯自伊洛諸先生力尋墜緒遠紹正學而數文鄭公得其傳焉探聖賢之心於千載之上識孔子之意於百篇之中雖不章解句釋而抽關啓鑰發其精微之蘊深切極至要皆諸儒議論

之所未及亦可謂深於書者歟學者於此優游玩味之則思過半矣嘉定癸未四月

姓譜鄭伯熊字景望永嘉人紹興十五年登第歷吏部郎兼太子侍讀宗正少卿以直龍圖閣知寧國府卒諡文肅

汪氏革尙書解義

四十一卷

佚

姓譜臨川人字信民分教長沙

鄭氏東鄉尙書圖

一卷

存

按合沙鄭氏尙書圖宋刻不著撰人名圖凡七十有七一書篇各二逸書篇各三作書時世四君臣各號五唐虞夏商周譜系圖六曆象授時圖七堯典四仲中星圖八日永日短圖九閏月定時成歲圖十七政十一五辰十二璿璣玉衡十三律度量衡十四時月日圖十五明魄朔望圖十六日月冬夏圖十七箕畢風雨圖十八九族圖十九六宗

圖二十堯制五服圖二十一弼成五服圖二十二疏家弼
五服說二十三歷代州封域二十四六年五服朝圖二十
五諸侯玉帛圖二十六十二章服圖二十七五聲八音圖
二十八六律六呂圖二十九韶樂器圖三十東坡禹迹圖
三十一隨山濬川圖三十二九州境圖三十三鄭氏別州
圖三十四別州圖說三十五導山圖三十六導山圖說三
十七導水圖三十八導江圖三十九導江圖說四十導河
圖四十一導淮圖四十二導濟圖四十三通冀圖四十四
任土圖四十五任土圖說四十六諸篇內地各四十七九
州山各四十八九州川各四十九禹乘四載圖五十東坡
辨水五十一舜十二州說五十二三條五岳說五十三聶
氏河議五十四濬猷滄距川圖五十五洛書自然數五十
六九疇本河圖數五十七洛書本文圖五十八皇極本數
圖五十九九疇本大衍數圖六十九疇相乘得數圖六十
一洪範九疇總圖六十二劉向洪範傳圖六十三老泉先
生洪範圖六十四老泉先生洪範論六十五頴濱洪範五
事圖六十六頴濱洪範五事說六十七商遷都圖六十八

商七廟圖六十九周營洛邑圖七十召誥土中圖七十一
干羽圖七十二周夔圖七十三太常圖七十四圭瓚圖七
十五牧誓兵器七十六費誓兵器七十七諸儒傳授書學
圖所稱聶氏謂麟也合沙漁父鄭東卿自號當卽其所著
書

陳氏知柔尙書古學并圖

二卷

佚

李氏經尙書解

佚

朱子曰李經叔異伯紀丞相第解書甚好亦善考證

孫氏憲書解

佚

右見朱子語類

經義考卷八十

經義考卷八十一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十

王氏十朋尚書解

未見一齋書目有

黃淮曰梅溪先生以斯道自任紹興間對策大廷日盈萬言援經證据切中時病高宗親擢首選試以民事僉判紹興府自後歷官侍從臺諫出知饒夔湖泉四大郡入爲太子詹事以龍圖閣學士致仕

何文淵曰少時讀王先生註釋輯五瑞昭德之致於異姓之邦諸篇而知先生之學邃於經宣德庚戌出守溫郡求得先生文集而缺注釋經傳之言

浙江通志王十朋字龜齡樂清人紹興中舉進士第一

何氏逢原書解

佚

樊氏光遠尚書解

經義考

卷八十一

中華書局聚

三卷

佚

汪逢辰曰光遠字茂實錢塘人紹興五年進士官福建路轉運副

使

王氏大寶書解

佚

張氏淑堅尙書解

佚

呂祖謙作墓志曰淑堅字正卿其先自開封遷於衢官止承節郎

有詩書解合三十卷

陳氏舜申渾灝發旨

宋志一卷

佚

唐氏仲友書解

三十卷

佚

蘇伯衡曰說齋唐公與其父侍御史堯封其兄饒州教授仲溫樂

平主簿仲義皆紹興名進士家庭之間自相師授不惟史學絕精而尤邃於諸經自謂不專主一說不務爲苟同隱之於心稽之於聖人合者取之疑者闕之又謂三代治法悉載於經灼然可見諸行事後世以空言視之所以治不如古此其志爲何如哉天文地理王霸兵農禮樂刑政陰陽術數郊廟學校井野畿甸莫不窮探力索於遺編之中而會通其故不啻若身親見之上下古今和齊斟酌之以綜世數精蘊本末兼該並舉其所造又何如哉使得志而大行焉舉帝王之大經大法於千載之後輔成一王之治俾天下之人復覩唐虞三代之盛夫何難之有然天性廉直利不能回勢不能撓忤物旣多謗讟攸歸仕未通顯而遽自引退其欲發而措諸事業者僅推而託之論述此君子之所以追恨而深惜者也所著書六經解百五十卷九經發題經史難答孝經解愚書各一卷諸史精義百卷帝王經世圖譜十卷乾道祕府羣書新錄八十卷三卷天文地理詳辨各三卷故事備要詞科雜錄各四卷陸宣公奏議詳解十卷說齋文集四十卷今去公垂二百年行乎世者惟經世圖譜諸史精義耳其他傳者蓋亦無幾矣楊雄有言存則人亡則書欲求公於公之書而其書又如此不愈大可惜哉

金華志仲友字與政金華人紹興中登進士第復中宏詞科仕至

江西提刑

王氏炎尙書小傳

宋志十八卷

未見

炎自序曰夫子定書始自堯舜訖於平王凡百篇秦火煨燼之後伏生口所傳授纔二十餘篇漢壁腐壞之餘孔安國手所校定止於五十八篇老翁幼弱齊語之訛脫簡蝌蚪秦隸之變必有失其真者西漢諸儒經學各自名家其訓註行於今者惟毛氏詩孔氏尙書昔人有言孔安國說書不如毛公說詩毛公時發大義孔安國章句而已其說誠然然章句所以訓故不可略也炎不足以知書之大義古語有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爲其緝衆腋而成之也今所解亦不過會緝先儒之遺論間有未安者或以己意發之既終篇因序其大略曰四代之書堯舜言動載於二典禹之治水見於禹貢武王武功其略見於武成周公遭變其要見於金縢其餘皆君臣之格言至論蓋古今之所記也堯舜禹啓盤庚高宗成康穆王之爲君臯陶益傳說召公君牙之徒之爲臣正

也湯武征伐與堯舜不同伊尹箕子周公進退去就與臯陶益傅說不同變之正也正者道之經變者道之權正權舉而聖賢之道盡矣

戴表元序曰古之君子欲明道於天下者不能使人無異而嘗惡人之苟同以爲異則道可因人而明苟同之情雖一時懽然無失而初不能以相發故以仲尼百世師西家之鄰夫猶不知其賢而鄉國之人至以爲不知禮故舊交游門弟子之徒雖達如原壤賢如晏嬰親且久如仲由陳亢猶或愕而疑之及乎事久論定則巨古之遠窮天地之廣家傳其書而人習其道此豈人情眉睫旦暮之所可期哉徽士大夫嘗爲余言朱文公無恙時同里閨有雙溪王先生炎字晦叔亦以學行爲諸儒宗兩家議論時相糾切文公既歿而諸公方脫黨禍起而先說非朱氏者皆廢格不用王先生之書與其爲人後生輩不及盡知以爲惜余不暇論其何如也己亥之夏有王君傳自京口來以尙書小傳五十八卷相示蓋

雙溪先生所著而於君爲四世矣曰自吾先君子遭喪亂遷徙不一舊物皆不得存而此書儼然獨存竊自喜幸余以餘隙稍取習其發蒙之義破的之辭大抵訓詁家所未及文公居閒多於諸

經釐正不遺餘力而獨尙書及春秋遜避若有所待先生此書稿脫於開禧末而板行於嘉定初於時文公易簣之日既久假令尙在必相與縑繆桑梓雅舊相樂當有莫逆於言辭文字之間者殊鄉晚出各立名字驟分門戶遂生異同之論豈復一一盡出其師意耶且經師自漢以來專門尙不相一惟其不相一而真是出焉而今人謂獨視單聽可以盡天下之耳目無是理也王先生又有易上下經解六卷易繫辭總說若干卷余次第將盡求而學之

張氏批書說

佚

葉紹翁曰南軒書說解酒誥曰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卽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卽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降威者乃并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天之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惡之而必欲食蔬茹果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食而至於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於惡淫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

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既窒則無水可飲矣
吾儒不然澄其泥沙而水之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考亭先生
謂是解千百年儒者所不及

夏氏俱尙書解

宋志十六卷

存

時瀾序曰有唐虞三代之議論有叔季之議論居叔季之世而求
譯於唐虞三代之書難乎而得其蘊也夫書之爲書斷自唐虞迄
於秦穆凡堯舜之典謨夏啓湯武之誓命周公成康之訓誥悉備
於是讀是書而其可以後世庸見而臆度之哉要必深究詳繹求
見於唐虞三代之用心而後可故讀二典三謨之書當思堯舜授
受於上臯夔稷契接武於下都兪吁咈者何味讀三盤五誥之書
當思人君布告於上臣民聽命於下叮嚀委曲通其話言而制其
心腹開其利益以柔其不服者何旨讀九命七誓之書當思命諸
侯命大臣者何道誓師旅誓悔悟者何見以是心讀是書則唐虞
三代之用心庶乎其有得而唐虞三代之議論可以心通而意解
矣柯山夏先生僕少業是經妙年擷其英以掇巍第平居暇日又

研精覃思而爲之釋今觀其議論淵深辭氣超邁唐虞三代之深
意奧旨皆有以發其機而啓其秘於千載之下不謂先生居今之
世而言論風旨藹乎唐虞三代之氣象也嗚呼書說之行於世自
二孔而下無慮數十家而其中顯著者不過河南程氏眉山蘇氏
與夫陳氏少南林氏少穎張氏子韶而已然程氏溫而邃蘇氏奇
而當陳氏簡而明林氏博而贍張氏該而華皆近世學者之所酷
嗜今先生繼此而釋是書觀其議論參於前則有光而顧於後則
絕配夫豈苟作云乎哉麻沙劉君智明得其繕本不欲祕爲己私
命工鑄木以與學者共之余既喜柯山之學有傳於世而嘉劉氏
之用心非私心町畦者之比也求予爲敘故書以歸之

陳振孫曰柯山夏僕撰集二孔王蘇陳林程頤張九成及諸儒之
說便於舉子

楊慎曰伏讀高皇帝科舉之詔書從夏氏蔡氏兩傳

兩浙名賢錄夏僕字元肅龍游人

羅氏惟一尙書集說

佚

楊萬里序略曰吾友羅惟一允中撰尙書集說集說者集諸家之

說也自孔氏疏義而下八九家與焉大抵存其大槩而通其精微去其牴牾而合其通達至於文義自相矛盾者則又出己見以補其缺易其說以達其意如論正錯之說謂賦之有九等者以九州相推比言也賦之有錯者以四州相推比言也如論九江之說謂天下之物皆五行也五行一陰陽也陰陽散於五行五行散於萬物其本一也其本既一其末豈有不合哉如論伊尹放太甲之說謂伊尹初未嘗放其君曰放者使君居憂於外古無是禮以明天下之大法也蓋太甲之縱欲敗度女子小人之道也居憂於桐女子小人不得以熒惑之矣三年喪畢則奉之以歸故夫子序書不曰思庸復歸于亳而曰復歸于亳思庸如論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之說謂譬之一身五臟六腑其一受病則五六相傳五六皆傳則死一心之病亦猶是焉愛身者不可以一臟之病爲未必死而不懼愛國者不可以一事之失爲未必亡而不憂此說余尤愛之可以爲有國者之上藥已是皆先儒所未有之說而允中之所自得者也允中自序謂去古雖遠前聖賢雖不可作而受中秉彝根於心者不可泯也惟一豈敢多遜哉士友皆謂其言信而非矜云

李氏憲尚書大傳雜說

佚

尚書百篇圖

宋志一卷

佚

呂氏祖謙書說

宋志三十五卷通考十卷趙氏讀書附志六卷

存

朱子曰伯恭直是說得書好但周誥中有解說不通處只須闕疑伯恭卻一向解去故微有尖巧之病

趙希弁曰書說六卷呂成公祖謙之說自洛誥至秦誓凡一十七篇或說先生之說始於秦誓上至洛誥而止

陳振孫曰今世有別本全書者其門人續成之非東萊本書也

大愚叟書後曰尚書自秦誓至洛誥凡十八篇伯氏太史己亥之

冬口授諸生而筆之冊者也惟念伯氏退休里中之日居多以詩

書禮樂訓授學者俾其有以自得乎此初未嘗喜爲書也然聽之

有淺深記之有工拙傳習既廣而漫不可收拾伯氏蓋深病之一

日客有來告者曰記錄之易差固也各述其所聞而復有詳略得

失之異則其差爲甚矣非有以審其是學者何從而信之於是然其言取向書置几間而爲之說先之秦誓費誓者欲自其流而上泝於唐虞之際也辭旨所發不能不敷暢詳至者欲學者易於覽習而有以舍其舊也訖於洛誥而遂以絕筆者以夫精義無窮今姑欲以是而廢夫世之筆錄蓋非所以言夫經也未再歲伯氏下世整次讀詩紀猶未終篇書及三禮皆未及次第考論而書則猶口授而非傳聞南康史君曾侯取而刊之學官書來求記其本末義不得辭也因書其所知以附於卷末

徐乾學曰東萊書說十卷祖謙里居時嘗以書教授弟子因而筆之始自秦誓追遡而上僅及洛誥而止

按呂成公爲林少穎門人少穎著書集解朱子謂洛誥以後非其所解蓋出於他人手成公意未安故其書說始洛誥而終秦誓以補師說之未及爾門人不知微意乃增修之失成公之本懷矣

時氏欄增修東萊書說

三十卷

存

瀾自序曰生蒸民而理之皆天也綱三常五以範人事君師贊焉
出爲大綱小紀公卿大夫士而等級維之然後以化以育以立人
極天平地成而位三才時有先後道有升降是以爲二帝三王而
虞夏殷周之書作經生襲陋病不能窺也東萊夫子講道於金華
首擴是書之蘊門人寶之片言隻字退而識錄見者恐後亟以板
行家藏人誦不可禁禦夫子謂俚辭間之繁亂復雜義其隱乎修
而定之瀾執經左右面承修定之旨曰唐虞三代之氣象不著於
吾心何以接典謨訓誥之精微生於百世之下陶於風氣之餘而
讀是書無怪乎白頭而如新也周室旣東王迹幾熄流風善政猶
有存者於橫流肆行之中有間見錯出之理辨純於疵識真於異
此其門耶仲尼定書歷代之變具焉由是而入可以覩禹湯文武
之大全矣自堂徂奧以造帝者泝而求之於秦誓始於洛誥而工
夫之不繼悲夫書說之行於世終狐裘而羔袖瀾以西邸文學入
三山監丞全州鄭公肇之臭味傾蓋謂東萊說經其純不可得而
見者莫如書說子盍補其餘工瀾謝不敢僭曰子師之書非子誰
責且所欲修者門人識錄之陋耳而後師之說明子何嫌於是記
憶舊聞如對夫子伏而讀之清其俚辭芟夷繁亂剪截複雜俾就

雅馴至於旨意所出毫髮已見罔敢參與嗚呼上帝臨女此義可不存耶同焉者曰猶不韙乎異焉者曰安用是或察焉取未修之書合而觀乃免

吳師道曰東萊呂成公倡明正學四方來者至千餘人而莫感於婺清江時氏名鑄字壽卿者公同年進士與弟鋳長卿率其家羣從弟子十餘人悉從公遊若灤若瀾若涇尤時氏之秀成公輯書說自秦誓泝洛誥未畢而卒瀾以平昔所聞纂成之今所行書傳是也

按瀾官從政郎差充西外睦宗院宗學教授見周益公集附錄

陳氏傳良書抄

未見

黃氏度書說

宋志七卷

存

陳振孫曰度篤學窮經老而不倦晚年制闈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往往晨夜叩書塾爲友朋道之

呂光洵序曰洵得黃氏尙書說七卷於武部呂江峯氏與太史唐荆川氏校其訛謬以授黃氏子孫刻諸家塾刻成敘之曰夫尙書帝王經世之書傳心之要也漢藝文志古文尙書經四十六卷傳四百一十二篇凡九家列於學官後魯恭王得孔壁尙書孔安國受而注焉未立學官然學士諸生多誦習之矣至唐孔穎達疏益加詳並列於官取士宋諸儒治尙書者言人人殊蓋數十餘家吳氏王氏呂氏蘇氏最著九峯蔡氏得紫陽朱子之學作集傳學者尤宗之於是諸家言尙書者不復行於世好學之士無所參互以求自得而書益難言矣宋禮部尙書宣獻公遂初黃先生與紫陽朱子止齋陳子水心葉子相友善著詩書周禮說諸書共百餘卷周禮詩說水心葉子序而行之其餘或不復存幸而存者尙書說其訓詁多取諸孔氏而推論三代興衰治忽之端與夫典謨訓誥微辭眇義如人心道心精一執中安止惟幾綏猷協一建中建極之旨皆明諸心研諸慮以其所契悟注而釋之其辭約其義精粲然成一家言諸儒莫尙焉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是以論其世也史稱先生起家文學因心孝友筮仕巖邑廉惠彰聞入行國子監簿正色直言歷御史諫官抗論時政無憚逆鱗策蜀帥吳曦必反

已果陷蜀如先生言累疏請光宗重過華宮斥內侍楊舜卿陳源邪佞罪浮李輔國極言韓侂胄誤國乞肆市朝皆不報卽解官去由是黨論起國是乖侂胄雖誅而橫挑強胡之禍成矣乃再起先生置制江淮至卽罷科糴量轉輸貸饑平盜流離歸業者十萬餘家不終歲而東南千里宴然所謂質有其文言顧行行顧言以經術經世者非耶夫宋以忠厚立國文德治天下及其久也文繁於論述政溺於優游綱紀日隳封疆日蹙上下詡詡而不知恤先生獨憂之侃侃正言不用遂請老以歸身在山林繫心廊廟年餘七十作周易傳以明悔吝憂虞進退存亡之故究化理之原極天人之際書未訖簡而先生沒天下之學士缺望焉水心葉子誦之曰明哲先幾終始典學可謂知言也已

姓譜度字文叔新昌人紹興進士爲御史劾韓侂胄寧宗時累官煥章閣學士

馬氏之純尙書說

佚

金華志馬之純字師文東陽人隆興元年進士知嚴州稱爲茂陵先生

薛氏季宣書古文訓

十六卷

存

季宣自序曰昔者子夏學書見於孔子子曰商也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二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壞室編蓬戶彈琴瑟歌詠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慨喟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闕其門而不入其中烏覩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直而已矣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夫子於商之書謂之表所以語回謂之義自以填然正直一時三語若不相侔然則帝王之書其不可識矣君子察於三者而後可以言書今夫天之昭明地之博厚而人之靈於萬物匹

夫匹婦無不固已知之至於風霆雨露之迭興海岳河山之流峙所以知之蓋鮮喜怒哀樂出乎爾者其靜其作則或自知之不暇不察乎近孰明乎遠不得乎身何以論古之人是故以書學書書而已遺書學書非書矣不以不遺未足與於書之旨以而遺之從之不可或庶幾乎書之大義云爾子言之也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敬焉於洪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惟洪範乎堯舜之命受於人湯武之命受於天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無以別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語之不切見諸言外斯言之辨可以觀於虞夏商周之書矣走之於書學焉不如子夏觀焉何敢望回世無孔子則將何所取正述而藏之以待能者其庶乎以書觀書者矣隸古定書最古孔氏文義多本伏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隸改定而俗儒承詔文多踏駁古文是訓不勞乎是正之也書序出於孔子旨自有在詮次百篇之後將以歸於古學好古之僻走何辭焉昔孔子學琴操而得文王之形季子聞樂音而知其國之政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序篇端論以讀

書之法

朱子曰薛士龍書解其學問多於地名上著功夫

謝氏諤書解

二十卷

未見

周必大曰諤字昌國新喻人官朝議大夫直學士

良齋定齋二先生書說

三十卷

未見

按良齋者薛氏季宣定齋者謝氏諤不知何人合刻

蕭氏或集永嘉先生尙書精意

九卷

佚

陳氏駸尙書考

二卷

佚

姓譜陳駸字叔通臨海人寧宗時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卒贈

少傅諡文簡

宋氏若水書小傳

十卷

佚

朱子志墓曰公諱若水字子淵雙流縣人江南西路轉運判官

經義考卷八十一

經義考卷八十二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十一

朱子嘉尚書古經

通考五卷

未見

陳振孫曰晦庵所錄分經與序仍爲五十九篇以存古也

書說

宋志七卷

存

陳淳曰書無文公解然有典謨二篇說得已甚明白親切精當非博物洽聞理明義精不及此

陳振孫曰晦庵門人黃士毅集其師說之遺以爲此書晦庵於書一經獨無訓傳每謂錯簡脫文處多不可強通今惟二典禹謨召誥洛誥金縢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極有辨其他皆文集語錄中摘出

都穆曰朱子於經傳多有訓釋惟尙書則否蓋以其多錯簡脫文非古文之全也蔡氏書傳序云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則其他固未之及世所傳有朱子書說蓋當時門人取語錄文集中心語以成之非朱子意也

按文公書說黃氏所錄外又有湯氏中所輯今不傳

蔡氏沈書傳

宋志六卷

存

沈自序曰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命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千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心之推也心之德其威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何如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是正手澤尙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爲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以得其指意之大略矣

子杭上書集傳表曰伏以惟精惟一以執中乃三聖傳授之心法無黨無偏而建極蓋百王立治之大經先臣親繹於師承遺帙初明於宗旨恭逢睿聖敬効涓埃臣切考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無非載道及更劉班賈馬鄭服之手浸以失真二孔註疏雖存諸家箋釋愈衆黨同伐異已乖平平蕩蕩之風厭常喜新又失渾渾灑灑之氣訛以相襲雜而不純暨皇圖赤伏之中興有大儒朱熹之特

出經皆爲之訓傳義理洞明書尤切於討論工夫未逮謂先臣沈從遊最久見道已深俾加探索之功以遂發揮之志微辭奧旨既得於講習之餘大要宏綱盡授以述作之意往復之緘具在刪潤之墨猶新半生殫採撫之勞六卷著研覃之思帝王之制坦然明白聖賢之言炳若丹青使澄徹於九重亦熙緝之一助茲蓋恭遇皇帝陛下智由天錫德與日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旣從民情而罔拂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蓋思君道之克艱雖聰明之憲天猶終始而念學臣謨蒙拔擢獲玷班行自揣章句之徒莫効絲毫之報抱父書而永歎望宸闕以冒陳倘獲清閑乙覽之俯臨豈但疇昔辛勤之不朽置之座右常聞無怠無荒之規措諸海隅咸仰克寬克仁之治所有先臣沈書集傳六卷小序一卷朱熹問答一卷繕寫成十二冊用黃羅裝褙護封謹隨表上進

真德秀表墓曰君諱沈字仲默姓蔡氏西山先生季子也從文公遊文公晚年訓傳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爲整環視門生求可付者遂以屬君君沉潛反覆數十年然後克就其書攷序文之誤訂諸儒之說以發明二帝三王羣聖賢用心之要洪範洛誥泰誓諸篇往往有先儒所未及者慶元初僞學之論興文公以黨魁黜聘君

亦遠謫春陵君徒步數千里以從聘君不幸沒貶所君復徒步護
柩以歸卜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求訪將薦用君不屑就也

趙希弁曰右晦庵先生訂正而武夷蔡沈集傳也沈自序於前其
子奉議郎秘書省著作佐郎兼權右侍郎官兼樞密除編修官兼
諸王宮大小學教授杭進於朝沈字仲默號九峯先生

黃震曰經解惟書最多至蔡九峯參合諸儒要說嘗經朱文公訂
正其釋文義既視漢唐爲精其發指趣又視諸家爲的書經至是
而大明如揭日月矣

朱升曰古文書序自爲一篇孔注移之各冠篇首序文與書本旨
往往不協蔡氏刪之而置於後以存其舊蓋朱子所授之旨也

何喬新曰自漢以來書傳非一安國之注類多穿鑿穎達之疏惟
詳制度朱子所取四家而王安石傷於鑿呂祖謙傷於巧蘇軾傷
於略林之奇傷於繁至蔡氏集傳出別今古文之有無辨大序小
序之訛舛而後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粲然於世焉

桂萼曰書典謨注雖經朱子改定尙有冗處其夏書以後蔡傳雖
詳亦多贅鑿務在反之於心其不可通者不可強也

何孟春曰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注說

與鄱陽鄒季友所論亦有未安者

趙樞生曰昔人言明經者諸儒害經者亦諸儒以今觀之書蔡氏傳爲尤甚蓋殷盤周誥屈詭晦已自不可知况秦火之後又多斷簡殘編脫文譌字今必欲以常理恆言釋之故多勉強附會

黃氏翰尙書說

十卷

佚

潘氏柄尙書解

佚

輔氏廣尙書注

佚

浙江通志輔廣字漢卿崇德人師事朱子及東萊呂氏嘉定間入仕尋奉祠學者稱傳貽先生

董氏銖尙書注

佚

李氏相祖書說

三十卷

佚

閩書李相祖字時可光澤人從朱文公學會以文公命編書說三十卷

吳氏昶書說

四十卷

佚

曾孫龍翰曰先曾大父從游朱子之門文公以掃墓歸婺源曾大父上所著書說文公深嘉之

按龍翰字式賢有古梅吟藁其讀家集詩云吾家友堂翁硯影雙螢寒刻志鑽書史篝燈照夜闌冤哉命壓頭那復博一官友堂紛遺藁幾成汲冢殘江東兵燹餘白璧喜重完自序云友堂遺文今所存者書說四十卷易論四十卷蓋宋季書雖僅存未曾刊行者也

陳氏文蔚尚書類編

十三卷

佚

文蔚進表曰臣文蔚言七月十五日伏準本州送到七月五日尚

書省劄子取索臣所著尙書類編者臣一介庸愚識見膚淺不自揆度妄意纂輯得罪聖門方竊自訟豈謂聖朝不棄涓埃兼收並取下及纖微臣文蔚惶懼頓首頓首臣竊聞帝王出治稽古爲先聖哲貽謀修身是急必探蹟於精微之地乃收功於土苴之餘自昔講求具有本末伏惟皇帝陛下英資天縱聖敬日躋道得堯禹湯文之傳書究虞夏商周之蘊微言奧旨默契於宸衷大義宏綱悉關於天理非如經生學士窮年旣日苦志疲精溺情傳注之間玩意篇章之末蓋將以彌淪天地酬酢古今無非帝學之源源豈但雲章之黼黻然且下採芻蕘之論上裨旒冕之聰如太華之微塵不遺若日月之容光必照聖而益聖新於又新幸若愚臣生逢明盛且如臣者老於草澤幼玩簡編久蒙教育之恩得盡鑽研之力竊謂書者精一之旨首傳於二聖彝倫之敘備闡於九疇天文稽七政之齊地理盡九州之貢揖遜征誅心同而迹異侯甸男衛理一而分殊拔伊尹於耕野之微相傳說於築巖之賤官制刑以儆有位德好生以洽民心無逸俾知於艱難酒誥深懲於沈湎鼎耳雉鳴則祖己之訓入西旅葵獻則召公之戒陳以至用人建官大則公孤師保惟其人微則侍御僕從罔非正非其人何以

經邦而論道不以正未免親佞而狎邪所繫非輕誠不敢忽凡此皆理國安民之要亦豈無統宗會元之方要之典學之一言是乃尊經之明法伏願皇帝陛下加日就月將之志進日升月至之功用舜之中建武之極以是陶成萬化鼓舞羣生還風俗於遠古之初示法則於將來之永則臣得漁樵同樂鉛槧自娛雖居曠野之遐若對清光之近書編凡一十三卷謹隨表投進以聞

宋鑑端平二年二月都省言進士陳文蔚所著尚書解注有益治

道詔補迪功郎

按類編已佚其表載克齋集中書成時賦詩云水飲已忘三月味囊中真乏一錢儲屢空本是吾家事贏得閒身且著書洵有道之言也

戴氏蒙書說

佚

馮氏稽尚書輯說

未見

孫氏朝龍坡書解

五十卷

尙書發題

佚

佚

林氏夔孫尙書本義

佚

閩書夔孫字子武福州人從朱文公游嘉定中特奏名爲縣尉

徐氏僑尙書括旨

十卷

存

姚希得序曰凡物有所不至者必有所獨至如丘明擅良史之譽子夏列文學之班此二子者非所稱五官不具無以與於文章之觀者哉而春秋敘事獨見左氏聖門辭藻首重卜商乃知古人用志凝神之說良不誣也婺州文清公徐先生諱僑字崇父號毅齋淳熙十一年進士胸吐詞峯心吞學海而於五經宗旨尤所究心故先生著述有讀易記讀詩記諸詠雜說文素等書行於世爲世所傳誦若此虞周二書括旨尤其潛心究學輯而成帙者夫五經爲諸書之冠而虞周二書皆聖訓典謨惟精惟一之旨又爲五經

之冠苟非深明其奧曲洞其理安能妄措一詞今諦觀是帙注解
詳密毫無滲漏乃知先生於此書之宗旨默識心通其於繼往聖
開來學豈不賴有此耶先生暮年以此書進呈皇朝存於青宮閣
秘本客秋余得先生原稿因重錄寶藏允留家塾讀是書者始信
先生之學問淵源當與左氏卜商並垂於天壤矣景定四年三月
許氏奕尙書講義

十卷

佚

魏了翁撰碑曰奕字成子慶元五年進士第一授宣義郎簽書劍
南節度判官嘉泰四年授祕書省正字遷校書郎兼吳興郡王府
教授尋遷祕書郎著作佐郎著作郎兼權考功郎官開禧三年遷
起居舍人明年改元嘉定爲通謝使聘金遷起居郎兼權給事中
使還除權禮部侍郎俄兼侍講陞侍讀二年遷吏部侍郎三年兼
修玉牒官又以給事中闕官申命兼權除顯謨閣待制知瀘州五
年除知夔州府表辭不行改知遂寧府八年進龍圖閣待制九年
加寶謨閣直學士致仕公詞章雅健兼通篆籀書其所哀粹斷蘖
僅得毛詩說三卷論語尙書周禮講義十卷所逸多矣

姓譜奕簡州人卷第... 第十卷...

鄒氏補之書說

補之字短升公臨章縣尉兼郵差辭書其詞夏林...

浙江通志鄒補之字公袞開化人受業朱子及東萊之門淳熙初舉進士判江寧府

經義考卷八十二

指天...

夫志大學問... 夫志大學問... 夫志大學問...

經義考卷八十三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十二

袁氏變潔齋家塾書鈔

宋志十卷

未見

真德秀狀曰燮字和叔慶元府鄞縣人淳熙辛丑進士官至太中大夫爵自鄞縣男再進爲伯以顯謨閣學士加秩二等致仕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學者稱曰潔齋先生

陳振孫曰其子喬崇謙錄其家庭所聞至君奭而止

王應麟曰潔齋解傲戒無虞云治安之時危亂之萌已兆漢宣帝渭上之朝是年元后生成帝新都篡漢已兆於極盛之時矣無虞豈可不儆戒與解七旬有苗格云舜耕歷山之時祇見厥父惟知己之有罪而不見父之爲頑所以底豫及其征苗也自省未嘗有過而惟見苗民之作慝所以逆命至班師之後誕敷文德無異負罪引慝之心而遂格焉滿損謙益捷於影響人心豈可以自滿哉

按是書葉文莊編葦竹堂目尙存

袁氏覺讀書記

宋志二十三卷

佚

陳振孫曰題四明袁覺集未詳何人大略倣呂氏讀詩記集諸說
或述己意於後當是潔齋之族

黃氏倫尙書精義

宋志六十卷

佚

陳振孫曰三山黃倫彝卿編次或書坊所託

趙氏汝談南塘書說

宋志二卷

未見

陳振孫曰汝談疑古文非真者五條朱文公嘗疑之而未若此之
決也然於伏生所傳諸篇亦多所掎擊舐排則似過甚

王氏日休書解

佚

戴氏溪書說

佚

宋氏蘊尚書講義

五十卷

佚

魏了翁誌曰彭山宋元發名蘊淳熙五年進士終流溪令遺文有
論語略解二十卷尚書講義五十卷

余氏檀尚書說

五卷

佚

馮氏誠之書傳

二十卷

佚

王氏時會尚書訓傳

佚

姜氏得平尚書遺意

一卷

張氏沂書說

佚

丁氏鏞書辨疑

佚

董氏琮尚書集義

佚

董鼎曰琮字玉振號復齋鄱陽人

佚

姓譜復齋慶元中進士任龍陽簿

史氏孟傳書略

十卷

佚

魏了翁志曰丹稜史孟傳守道既奏名將入對忽以疾卒詔附劉渭榜賜同進士出身授迪功郎致仕

柴氏中行書集傳

佚

應氏鏞尚書約義

宋志二十五卷

未見

金華志應鏞字子和蘭谿人登慶元五年進士又舉博學宏詞科官至太常寺簿知開州

吳師道曰應鏞邵困皆邃經學今惟衛湜集禮記解間見稱引而他書無聞

陳氏振孫尚書說

佚

袁桷曰書有今文古文陳振孫掇拾援据確然明白

周密曰直齋有書說二冊行世

陳氏經尚書詳解

宋志五十卷

存

經自序曰帝王之書帝王之行事也帝王之行事帝王之心也帝王以是心見諸行事而載諸典謨訓誥誓命夫人能皆知之至於皓首窮年研精極思率不能得其要領者往往得裏遺表見其異不見其同則典謨訓誥誓命之所載者是直典謨訓誥誓命而已

於己何有哉昔者嘗觀授受之秘危微精一片辭隻語足以該之至易曉也乃若立綱陳紀綏民靖國死生患難之變下而至於軍旅行陣器械弓矢之微纖悉具備何如是之不憚煩也耶與賢與子各因其時天尊地卑貴賤位矣革命之際湯武行之當時不疑後世稱聖於變之民不煩告戒九官分職初無費辭多士多方乃諄復而不已君陳畢命亦幾數百言安在其爲同條共貫也苗民之頑若非干羽之所能格太甲不明若非三篇之所能變移天雨反風亦豈啓金縢者之所能感動哉然此舉彼應捷於影響汎觀帝王之行事幾於散漫無所統紀者然旁通曲暢無不各得其宜各止其所此豈無自而然哉道行於天地之間散在萬物萃於人心廣大悉備悠久無疆卓然常存而未始須臾亡也精粗一理古今一時物我一機天人一致得其所謂一則應變酬酢開物成務亦無所而非一之所寓也故凡用心之狹隘者欲以觀此書而此書卒非狹隘也用心於寂滅者欲以觀此書而此書卒非寂滅也是雖諸儒之訓釋盡天下能言之士蓋有彰之愈晦而卽之愈遠矣今日語諸友以讀此書之法當以求人之心求古人之心吾心與是書相契而無間然後知典謨訓誥誓命皆吾胸中之所有亦

吾日用之所能行則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雖千百載之遠猶曰
暮遇之也諸友其毋忽

錢氏時尚書演義

八卷

未見

按葉氏菴竹堂目載有是書

胡氏誼尚書釋疑

十卷

佚

寧波府志胡誼字正之奉化人與兄謙師事袁燮自號觀省佚翁
時氏少章尚書大義

佚

鄭氏思忱尚書釋

佚

閩書思忱字景千安溪人授尚書於西溪李季辨解析精詣生徒
常百數嘉定三年詞賦首鄉薦中第知崇安縣左遷浦城丞真文

忠公與語知其賢言於太守復得仕知南恩州爲浙東參議官

戴氏仔書傳

佚

戴氏侗尙書家說

佚

滕氏鉉尙書大意

佚

姓譜鉉字和叔婺源人合肥令珙之子爲安仁令

方岳序曰吾州以經名家者多矣書爲最以書名家者加多矣滕爲最書自程大昌王大監皆有所論著天下所謂程泰之禹貢圖志王晦叔尙書小傳者也至溪齋先生與其弟合肥令君同登晦翁之門學者謂之新安兩滕和叔漸涵於二父之淵源披剝於百家之林數蓋自與予別三十有五年矣一日訪予崖底出其所著書曰尙書大意者十二萬言教予曰予亦知夫凡書之有大意乎猶之木焉木而非節目也猶之水焉原而非派別也若書之大意則一中而已允執厥中書所以始咸中有慶書所以終以此一字讀此一書迎刃解矣予授而讀之旣請曰以中爲書之大意吾未

之前聞也子於何有所聞曰予聞之先君子先君子聞之紫陽翁紫陽翁聞之濂洛諸老而予發其祕者也寶祐乙卯重陽日

真氏德秀書說精義

三卷

未見

趙希弁曰右西山先生真文忠德秀之說也

魏氏了翁尚書要義

宋志二十卷序說一卷

存

陳氏大猷東齋書傳會通

十一卷

佚

尚書集傳或問

二卷

存

大猷自序曰大猷既集書傳復因同志問難記其去取曲折以爲或問其有諸家駁難已盡及所說不載於集傳而亦不可遺者并

附見之以備遺忘然率意極言無復涵蓄辨論前輩有犯僭妄因自訟於篇首云

張雲章曰大猷東陽人登紹興二年進士由從仕郎歷六部架閣宋史無傳藝文志亦不載此書然頗盛行於宋季今集傳不可得見而或問猶存考其所作之旨亦猶紫陽四書集注之外別爲或問一書也又同時有都昌陳大猷號東齋饒雙峯弟子著書傳會通仕爲黃州軍州判官乃陳澔之父與東陽陳氏實爲兩人學者勿混而一之

按葉文莊菴竹堂書目有陳大猷尙書集傳一十四冊西亭王孫萬卷堂目亦有之其書雖失或尙存人間未知其爲東陽陳氏之書與抑都昌陳氏之書與攷鄱陽董氏書纂注列引用姓氏於陳氏書集傳特注明東齋字正未可定爲東陽陳氏之書而非都昌陳氏所撰也

張氏孝直尙書口義

佚

劉氏欽書經衍義

佚

閩書欽字子時建安人從蔡沈學以蔭補官轉朝奉大夫陞殿中侍御史全知樞密諫院事歸隱武夷自號冰壺散人終朝請大夫卒諡忠簡

董氏夢程尚書訓釋

佚

江西通志董夢程字萬里號介軒得朱子之學於黃勉齋登開禧進士官朝議大夫知欽州

王氏宗道書說

六卷

佚

柴氏元祐尚書解

佚

洪氏咨夔尚書注

佚

舒氏津尚書解

佚

兩浙名賢錄舒津字通叟奉化人景定二年進士官太學博士知

平江

章氏元崇尚書演義

佚

王氏萬書說

佚

劉氏甄青霞尚書集解

宋志二十卷

佚

孫氏泌尚書解

宋志五十二卷

佚

潘氏衡書說

未見

康氏聖任尚書解

未見

張氏震尚書小傳

未見

董鼎曰震字真父

姜氏如晦尚書小傳

未見

董鼎曰如晦字彌明號月谿

史氏仲午書說

未見

董鼎曰仲午字正父

史氏漸書說

未見

董鼎曰漸字鴻漸

劉氏良橫舟尚書講業

佚

董鼎曰良字子有

楊氏明復尚書暢旨

佚

謝鐸曰尚書暢旨楊明復著今亡

康氏伯成書傳

宋志一卷

佚

楊氏

炎正書辨

一卷

佚

徐氏

案尚書申義

五十八卷

佚

熊氏

子真山齋書解

十三卷

佚

吳氏

時可樵坡書說

六卷

佚

姚氏

三錫書鈔

佚

按三錫餘干人劉克莊後村集有讀書鈔詩

珍做宋版印

程氏穆尙書約義

佚

徽州府志休寧人著書約義倉使王伯大序其書

經義考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

經義考卷八十四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十三

成氏申之四百家尙書集解

宋志五十八卷

佚

四川總志成申之眉州人紹定進士紹興初隆慶知府

李氏杞謙齋書解

未見

陳氏梅叟書說

未見

董鼎曰梅叟永嘉人

張氏葆舒書蔡傳訂誤

佚

江西通志葆舒號虛緣德興人

李氏守鏞尙書家說

馬氏廷鸞尚書蔡傳會編

佚

姓譜馬廷鸞字翔仲樂平人淳祐間進士累官右丞相兼樞密使與賈似道不合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

方氏逢辰尚書釋傳

四卷

未見

黃氏震讀書日鈔

一卷

存

劉氏元剛尚書演義

佚

文天祥志墓曰先生字南夫世爲吉州吉水縣人嘉定十六年登進士第官至郡守家無餘貲蕭然環堵四方學者執經問字相繼於門先生誘掖懇懇不啻父兄之遇子弟遺墨有詩書論語孟子演義若干卷任左藏日以孝經論語孟子演義上進有旨降付資

善堂

繆氏主一書說

佚

周氏敬孫尙書補遺

佚

謝鐸曰尙書補遺周敬孫著今亡

陳氏煥書傳通

未見

王圻曰煥豐城人

陳氏普尙書補微

佚

書傳補遺

佚

書講義

一卷

存

胡氏士行初學尙書詳解

十三卷

存

按士行廬陵人題云前臨江軍軍學教授

趙氏若燭書經箋註通姓譜作趙嗣誠

佚

袁州府志趙若燭字竹逸宜春人寶慶二年進士知光澤縣事宋亡不仕教授於鄉

何氏逢原尚書通旨

佚

嚴州府志何逢原字文瀾分水人咸淳間官中書舍人至元中程文海薦之朝授福建儒學提舉辭不赴

邱氏葵書解

佚

王氏柏書疑

宋志九卷又讀書記十卷

存

書經章句

尙書附傳

佚

宋志四十卷

佚

柏自序書疑曰聖人之經最古者莫如書而最難讀者亦莫如書以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孰有加於書者奈何伏生之口授科斗之變更孰能保其無誤此書之所以難讀也朱子於諸經莫不探其淵源發其簡要疏滄其湮塞而貫通之縷析其錯揉而紬繹之無復遺恨獨於春秋不敢著一字書止解典謨三篇而已後又有金滕召誥洛誥說及考定武成凡四篇予嘗多幸得觀典謨手筆密行細字東圈西補蓋非一日之所更定其用力精勤如此學者猶恨不及見其全書孰知書之果不可得而全解也朱子嘗謂眉山蘇氏書說善得其文勢或謂失之簡曰如是亦可矣謂金陵王氏獨不解洛誥猶能於此而不穿鑿亦稱之也又嘗問東萊先生於書有不可解者否曰亦無可缺後二年復見乃曰誠如所喻是亦難說者至於朱子教門人則俾之先讀其易曉而姑後其贅訛此固不得已之詞甚矣書之難讀也今九峯蔡氏祖述朱

子之遺規斟酌羣言而斷以義理洗滌支離而一於簡潔如今文
古文之當考固已甚明矣大序小序之可疑今已甚詳矣帝王之
詞與史氏之詞參錯乎其中今亦可辨有害理傷道者又辭而闢
之有考訂平易者亦引而進之如天文地理之精覈歲月先後之
審定用工勤苦久已成編後學可謂大幸然疑義闕文之難朱子
曰未詳曰脫簡者固自若也分章絕句之難朱子不肯句讀者亦
未能盡通也況讀書至拙如予者豈能遽豁然於中哉諸儒之所
能解予固幸因得而通之所不能通雖諸儒極融化之妙支綴傳
會屈曲將迎然亦終未能盡明也在昔先儒篤厚信古以爲觀書
不可以脫簡疑經如此則經盡可疑先王之經無復存者後生爲
學所當確守先儒之訓何敢疑先王經也不幸秦火旣炤後世不
得見先王全經也惟其不全固不可得而不疑所疑者非疑先王
之經也疑伏生口傳之經也讀書者往往因於訓詁而不暇思經
文之大體間有疑者又深避改經之嫌寧曲說以求通而不敢輕
議以求是夫聖人之書萬世之大訓也與日月並明與天地始終
不惟不當疑亦本無可疑後學非喪心孰敢號於衆曰吾欲改聖
人之經然伏生女子之口傳孰不知其訛舛聖人之經不改伏生

之言亦不可正乎糾其謬而刊其贅訂其雜而合其離或庶幾乎得復聖人之舊此有識者之不容自己漢唐諸儒智不足而守有餘泥古護短堅不可開逮至本朝二三大儒方敢折衷以理間有刪改譏議喧呶猶數十年而後定今訓註多已詳明而猶可略也惟錯簡繁多極問玩索若稍加轉移以復大體不動斤斧以鑿元氣不可強通者乃缺之是亦先儒凡例之所詳也元體苟正則訓誥不待費詞可以益簡而益明矣愚不自揆因成書疑九卷凡五十篇正文考異八篇藏之家塾以備探討嗚呼歐陽公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傳之繆非一日之失也刊正補輯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聖人之復生也予深有感於斯言云

按漢儒於經文遇有錯簡斤斤守其師傳不敢更易次第至宋二程子始更定大學篇而朱子遂分爲經傳又取孝經攷定繼是有更定雜卦傳者有更定武成洪範者餘亦不數見也魯齋王氏於詩書皆疑之多有更易書則於舜典舜讓於德弗嗣下補入論語堯作帝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二十四字於敬

一珍做宋版印
數五教在寬下補入孟子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
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二十二字餘若舉陶謨益稷武
成洪範多方多士立政皆更易經文先後而次第之觀者
未嘗不服其精當然亦知者之過也

金氏

履祥尚書注

十二卷

言二卷
存

張雲章曰尚書表注四卷見於仁山先生本傳而無所謂書注十
二卷者按柳文肅貫撰行狀云先生早歲所注尚書章釋句解蓋
指書注十二卷而言此書爲先生早年所成晚復掇其要而爲表
注也

尚書表注

二卷

存

履祥自序曰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省經綸
變通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迹以觀其用警言以求其心
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爲天下國家用顧

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
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言
之意此書所以未易讀也蓋自周衰而帝王之典籍不存學校之
教習俱廢夫子觀周歷聘諸國歸而定書焉以詔後世不幸而燼
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
孔氏之壁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齊
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夫壁中不惟有古文諸篇計必兼有今
文諸篇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
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
文各不同不幸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
與古文異同定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文尙書不幸而不傳於
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復出至蕭齊始備至蕭梁始行北方至唐
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爲之疏夫古文比今
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最久其間豈無傳述附
會所謂大序文體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今文而
上誣孔子前漢傳授師說不爲訓解後漢始爲訓解而謂訓傳盡
出安國之手唐儒曲暢注說無所辨正至開元間則一用今世文

字改易古文至後唐長興間則命國子監板行五經而孟蜀又勒諸石後之學者守漢儒之專門開元之俗字長興之板本果以爲帝王一字不可刊之典乎幸而天開斯文周程張朱子相望繼作雖訓傳未備而義理大明聖賢之心傳可窺帝王之作用易見朱子傳注諸經略備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爲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矣但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爾履祥繙閱諸家之說章解句釋蓋亦有一年一日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翫味則見其節次明整脈絡貫通中間枝葉與夫譌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旨與夫義理之微事爲之槩考正文字之誤表諸四闌之外以示子姓間以視朋從之士雖爲疎略然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縕固在夫自得之者何如耳好古博雅之君子若或見之赦其僭補其缺辨其疑則亦此書之幸也願竊有請焉

姓譜履祥字吉父蘭谿人師事王柏宋末以史館編修召不及用而國亡遂隱居著書以淑後進

柳貫曰先生早歲所著尙書章釋句解旣成書矣一日超然自悟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脈絡通貫中間枝

葉與夫訛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畫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微事爲之概考正字文之誤表諸四闌之外曰尙書表注而自序之

趙崇善曰宋季國勢阽危在事者束手罔措先生獨進奇策請以舟師由海道直趨燕薊俾搗虛牽制以解襄樊之圍其敘洋島險易歷歷有據而宋竟莫之用及宋改物儒者率俛焉北面先生獨以宋室遺民高蹈不屈著作止書甲子而不及年號自署止稱前聘士云

徐乾學曰表注引據精確可裨蔡傳其作通鑑前編卽自采用其說

熊氏禾尙書集疏

佚

黃氏景昌尙書蔡氏傳正誤

佚

兩浙名賢錄黃景昌字清遠浦江人從方鳳吳思齊謝黼游通五經自號田居子

梅教授書集解

經

義

考

卷八十四

六

中華書局聚

通考三冊

佚

陳振孫曰其書三冊不分卷不著名未詳何人

趙氏失名尚書百篇講解

佚

林希逸曰余讀延平趙君百篇講解而曰書自諸傳既行句句字字毫分縷析孰不知之而每篇之要領則得者蓋鮮今君篇篇有解鋪敘發明該貫首末使夫人一覽而大略皆具非用功深密者能之乎

亡名氏尚書各數索至

未見

方時發序曰孔壁之書載聖人之心法允執厥中建其有極曰德曰仁曰敬曰誠先賢之集傳發揮無餘蘊矣此編題以索至舊出於賢關纂集獨詳於諸家如堯典之天文禹貢之地制洪範五行之次序大誥諸篇之官名凡儀章制度服食器用辨之必明確乎其證也語之必詳炳乎其文也復而熟之義理渾然之中條目燦然誠有補於疏通知遠之學余自潮歸隱溫舊書惟此編江廣罕

得其傳由是載加考訂付之剞劂其貫穿六經出入諸子苞羅旁
魄未易悉通茲滋魯豕未易悉辨當世有行祕書觀其違闕儻改
而正諸嘉惠後學尤賢於著述也

按是書棗竹堂萬卷堂澹生堂三家書目均有之

經義考卷八十四

經義考卷八十五

秀水 朱夔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十四

王氏若虛尙書義粹

三卷

未見

按是書天一閣萬卷堂目均載之

呂氏造尙書要略

佚

王圻曰金哀宗正大間萬壽節同知集賢院呂造進

趙氏孟頫書今古文集注

未見

孟頫自序曰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爲經以其爲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惟易僅全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僞者出焉在書爲尤甚學者不察尊僞爲真俾得並行於世若張霸之膚陋二

十四篇亦以爲古文尙書小序之舛訛大悖經旨亦以爲孔子所定嗟夫書之爲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僞亂其間耶又幸而覺其僞忍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耶孟頫覈其真而爲之集注越二十餘年再一訂正手錄成書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噫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但天下之知我者易知書者難也書之爲道誠遠矣漢自伏生以下晁錯倪寬夏侯勝皆專治書而不得其旨孔安國雖爲之注多惑於僞序而討論未精蔡邕才堪釐正而其說不盡傳孔穎達之疏曲暢附會無所折衷至宋朱子留心雖久未遑成書蔡沈過謹而失之繁亦爲才識之所限金履祥懲之而失於簡亦以精力之所拘終不若他經之傳注審之熟而言之確也昔文中子尙續書百五十篇今正書止五十八篇而傳注可使之不確乎孟頫繙閱考撫自童時今至於白首得意處或至終夜不寢嗟乎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書之道也一毫之過同於不及安得天下之精一於中者而與之語書哉集注始於至元十六年中更作輟成於大德元年

今又二十餘年矣衰貌頽然不能不自愛也因重輯而爲之序

按是序集中所載係節文今依墨跡錄其全

男雍跋曰先君於六經子史靡不討究而在書經尤爲留意自蚤年創草爲古今文辨後三入京師而三易稿皆謹楷細書毫髮不苟及仁宗朝議改隆福宮爲光天二字以書質之中留一本復輯是冊已精而益精者也古人以半部論語佐太平吾先君有焉至元後己卯

楊載曰公治尙書爲之注人知其書畫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而不知其經術也

兩浙名賢錄趙孟頫字子昂吳興人宋之宗室也以胄監入仕爲潤州錄事參軍至元間以薦入朝拜兵部侍郎累官翰林學士承旨卒諡文敏追封魏國公

吳氏澄書經纂言

四卷

存

澄自序曰書者史之所紀錄也從聿從曰者聿古筆字以筆畫成文字載之簡冊曰書者諧聲伏羲始畫八卦黃帝時蒼頡始制文

字凡通文字能書者謂之史人君左右有史以書其言動堯舜以前世質事簡莫可詳考孔子斷自堯舜以後史所紀錄定爲虞夏商周四代之書初蓋百篇遭秦焚滅挾書有禁漢興禁猶未除舊學之士皆已老死文帝時詔求天下能治書者惟有濟南伏生一人年九十餘遺掌故是錯卽其家傳授僅得二十八篇武帝時河內女子獻僞泰誓一篇得附二十八篇之列元成間東萊張霸作僞舜典等二十四篇其書不行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增多伏生書二十五篇又於二十八篇內分出五篇共五十八篇上送於官遂與漢儒歐陽氏大小夏侯氏三家所治伏生之書並唐初尊信承用命儒臣爲五十八篇作疏因此大顯而三家之書廢今澄所注止以伏生二十八篇之經爲正

王禕曰今文多艱澀古文多平易先儒嘗深疑之宋蔡沈氏集傳於每篇各疏今文古文有無旣爲明白而近時吳澂氏又分今文古文各自爲書不相肴雜尤足以釋後世之疑矣

顧應祥序曰書纂言者元儒草廬吳文正公之所著也應祥按察江右時過臨川得之藏之篋笥久矣乃嘉靖戊申起廢再撫南中偶攜以隨督學憲副胡君堯時見而悅之曰滇苦無書盍刻以惠

滇士乃命郡文學偕治書諸生正其譌舛屬雲南守陳君光華刻以傳焉夫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有史以紀其行事必有言以發之號令於是乎有典謨訓誥之作唐虞以前渾渾噩噩其事簡其言可傳孔子刪書上自唐虞下迄三代得百篇秦燔六籍煨燼無餘漢興除挾書令濟南伏生始以其所藏者教授齊魯間文帝求治書者伏生老不能行詔太常遣掌故鼂錯卽其家受之是謂今文尙書後魯恭王治宮室壞孔子宅得壁中所藏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字無有知者博士孔安國取伏生之書考論文義而爲之傳是謂古文尙書會巫蠱事未及以聞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奏上列於學官漢魏之間所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之學皆伏生所授者也伏生書二十九篇內泰誓一篇或以爲後人所增安國所傳析伏生二十八篇爲三十三篇泰誓爲三篇又伏生所無者二十二篇并序一篇共五十九篇分爲四十六卷但其間出於伏生者皆艱澀難讀出於古文者辭反平易故先儒往往致疑而文公朱子亦謂不類西漢文字文正公是編蓋祖朱子之意而斷然以二十八篇爲伏生之舊餘二十五篇則自爲卷袞以寘諸後欲使後之學者知上古所傳之書所可信者惟此焉耳矣然竊有

疑焉漢藝文志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顏師古注曰孔安國承詔
爲傳經二十九卷注曰卽伏生所授者史記儒林傳伏生書二十
九篇教授齊魯間至隋唐時始以泰誓爲河內女子所獻或以爲
武帝時或以爲宣帝時殆不可考安國之書雖未嘗列於學官然
史稱司馬遷授書於安國班固以之而入志其私相傳錄增損附
會容或有之若概謂梅賾所增豈其然乎又謂梅賾所上書分堯
典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初無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以爲姚
方興添入今觀太史公五帝紀於帝堯則曰各放勳帝舜則曰各
重華恐亦有所自焉噫士生千載之下而欲以殘編斷簡訂千載
之上之是非蓋亦難矣愚因刻是書而并以典籍之所見者附於
首簡蓋不自知其僭妄云

齊氏

履謙書傳詳說

佚

胡氏

一桂書說

佚

程氏

直方蔡傳辨疑

一卷

未見

陳氏櫟書解折衷

佚

櫟自序曰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左史倚相亦能讀此書蓋伏羲神農黃帝之書是爲三墳此三皇書也少昊顓頊高辛唐堯虞舜之書是爲五典此五帝書也至孔子始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去三墳五典所定者二帝三王書凡百篇焉豈三墳五典簡編脫落而不可通耶抑孔子所見但始於唐虞耶今不可考矣及秦坑焚禍作百篇之書無敢藏者漢孝文時聞濟南有伏生勝能讀之生時年九十餘欲召之不能行詔晁錯往受生又老不能正言其女傳言教晁以意屬讀所得僅二十餘篇爾先是孔子遠孫有犯秦禁密藏竹簡書於其家壁中者至漢景帝子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又於壁中得尙書數十篇皆科斗書後世遂目出於孔壁者爲古文出於伏生者爲今文合古今文共五十八篇卽今行於世者是也外四十二篇自此時已亡矣篇各有序或曰孔子作然序多與經戾非孔子作也自孔壁初藏時已有此序百序共爲一篇武帝詔孔安國傳書安國始分序各冠每篇之首卽今所謂小

序而亡書四十二篇之名尙賴小序可見焉三皇五帝之書自孔子時而已失二帝三王之書遭嬴秦氏而不全今所存五十八篇學者可不知其旨哉書體有六典謨訓誥誓命是也今篇各元有此六字者固不待言矣其無此六字如太甲咸有一德旅獒無逸立政訓體也盤庚西伯戡黎微子多士多方君奭周官誥體也胤征誓體也君陳君牙呂刑命體也雖其間不無簡編之殘斷字語之舛訛然上自堯舜之盛下逮東周之初二千餘年之事猶賴此可考焉兼諸經之體多已見於書中舜舉之歌五子之歌三百篇祖也周官六卿太平六典之綱也洪範之占用二可以見易之用舜典皋謨之五禮可以該禮之名自虞迄周二千年之史筆在焉下逮周平王秦穆公正與春秋接矣諸經各得其一體而書具諸經之全體治經不盡心於此非知本者子幼習此經老矣猶心醉焉諸家之解充棟汗牛喙喙心心孰爲真的蔡氏受朱子付託惜親訂僅三篇朱子說書謂通其可通毋強通其難通而蔡氏於難通罕闕焉宗師說者固多異之者亦不少予因訓子遂掇朱子大旨及諸家之得經本意者句釋於下異同之說低一字折衷之語錄所載及他可採之說與夫未盡之蘊皆列於是惟以正大明白

爲主一毫穿鑿奇異悉去之噫講姚姒覈灑噩而至此亦勞矣爾小子其尙懋之舊嘗述尙書大旨繼成書折衷屢欲序之未遑也大德癸卯十二月五日始取大旨略改冠於篇端云又自述曰子編書傳折衷宗朱蔡采諸家附己見大略與深山董氏相類第不盡載蔡傳於前爾

尙書集傳纂疏

六卷

存

櫟自序曰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於道道本於心道安在曰在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略等事雖不同而同於中欽恭寅祗畏慎等字雖不同而同於敬求道於心之敬求治於道之中詳說反約書之大旨不外是矣況諸經全體上下數千百年之治迹二帝三王之淵懿皆在於書稽古者舍是經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逸遺厥今所存出漢儒口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編當疑闕者何限自有註解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命門人集傳之惜所訂正三篇而止聖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一是以朱子爲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櫟不揆晚學三十年前時科舉未興嘗編書解折

衷將以羽翼蔡傳亡友胡庭芳見而許可之又勉以卽蔡傳而纂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今謀板行幸遇邢張子禹命工刊刻以與四方學者共之

楊士奇曰書傳纂疏六卷分爲三冊元新安陳櫟輯櫟字壽翁號定宇今讀書傳者率資此書及董鼎纂注吾外氏有書傳會通尤詳備而今學者多未及見余雖見之亦未及錄也

劉氏莊孫書傳上下篇

二十卷

佚

胡氏炳文書集解

未見

董氏鼎尚書輯錄纂注

六卷

存

鼎自序曰生民之類必帝王而後治帝王之道必聖賢而後行攷之古可見矣黃虞遠矣蒼姬訖矣三代以降有帝王而民不治者聖賢未遇也孔孟繼作有聖賢而道不行者帝王不用也噫虞夏

殷周之盛非適然也人事之所致也堯舜禹湯文武之聖非獨善也人心之所同也高風遐躅豈遂不可追而及之哉孟子言必稱堯舜孔子知百世可繼周言豈苟乎哉事豈虛乎哉蓋於百篇之書的然有見而云爾也然則是書也惟聖賢能盡之惟聖賢能行之顧其學聖賢之學而事帝王之事者何如耳焚滅之而秦亡表章之而漢興往者可鑒矣惜乎安國之傳不無可疑而穎達之疏惟詳制度二帝三王羣聖人之用心獨決於一夫之見管窺天而蠡測海豈足以得其奧蘊哉至宋諸儒數十家而後其說漸備又得文公朱子有以折其衷而悉合於古雖集傳之功未竟而委之門人九峯蔡氏既嘗親訂定之則猶其自著也鼎生也晚於道未聞賴族兄介軒夢程親受學於勉齋黃氏槃澗董氏故再傳而鼎獲私淑焉釋經緒論多出朱子迺以訂定集傳爲之宗而蒐輯語錄於其次又增輯諸家之注有相發明者并間綴鄙見於其末庶幾會粹以成朱子之一經可無參稽互考之勞而有統宗會元之極則亦不無小補矣第顧繙閱傳注盈溢充斥衆寶眩瞶遺珠棄玉或所不能免也惟於君心王政人才民生之所係諸儒之論可堪警策者摭抉不遺闕者補之以備臨政願治之觀覽固不徒爲

經生學士設噫人皆可爲堯舜塗人可以爲禹而況聰明首出受天之命奄有四海有能致之資居得致之勢而又有可致之權可以千古聖賢自期可以四代帝王自許而顧乃謙讓未遑也哉是書若遇雖書之幸實天下萬世生民之大幸也至大戊申十二月己未序

子真卿跋曰先世以來多習書經先君子克承家學復私淑朱子緒論於蔡氏傳尤用力焉大德甲辰命真卿從雙湖胡先生一桂退齋熊先生禾讀易武夷山中因得刊行先君所著孝經大義時欲并刻此書真卿歸而以請先君乃曰有朱蔡二師在前編集其可苟乎吾餘齡暇日尙須校定且謂真卿曰是書將盛行吾老矣當不及見傳之者汝也及悼棄藐孤之三年會聖天子興賢有詔命習書者惟蔡傳是宗斯文開運其在茲乎蓋先君此書懼其遺也而靡不錄覺其煩也而欲簡是從晚雖重加校定尙欲質之同志而未遂真卿仰遵先訓求正於當世儒先與先君之舊交如蔡初王先生希旦雙湖胡先生定宇陳先生櫟息齋余先生芑舒多得所討論於朱蔡此書似爲大備敬壽梓閩坊以廣其傳非徒不負先君之囑且以欽承明詔尊崇朱學之萬一云延祐戊午十月

朔日

吳澄序曰自樂經亡而經之行於世者惟五詩禮易春秋雖不無闕誤而不若書經之甚也朱子嘗欲作書說弗果門人嘗請斷書句亦弗果得非讀之有所疑而爲之不敢易耶訂定蔡氏書傳僅至百官若帝之初而止他篇文義雖承師授而周書洪範以後浸覺疎脫師說甚明而不用者有焉豈著述未竟而人爲增補與抑草藁初成而未及修改與金縢弗辟鄭非孔是昭昭也旣迷於自擇而與朱子詩傳文集不相同然謂鴟鴞取卵破巢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則又同於詩傳而與上文避居東都之說自相反一簡之內而前後牴牾如此何哉召洛二誥朱子之說具在而傳不祖襲之故切疑洪範以後殆非蔡氏之手筆也鄱陽董鼎季亨父治聖人之經學朱子之學詳稽遺語旁采諸家附於蔡氏各條之左名曰輯錄纂注有同有異俱有所裨西伯戡黎其國蓋在黎陽之地而非上黨壺關之黎武王伐商兵渡孟津必過黎陽先戡黎而後至紂都如齊桓伐楚先潰蔡而遂入楚境也輯錄引董銖叔重之問謂吳才老以戡黎爲伐紂時事召誥三月甲子周公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多士篇卽其命庶殷之書也而舊注云多士

珍做宋版印
作於祀洛次年之三月纂注引陳櫟壽翁之說以此三月誥商士
爲周公至洛之年周公居東二說兼存不以蔡之從鄭爲然也略
舉一二端則季亨父之有功書經多矣澄於書經亦嘗因先儒所
疑而推究其所可知往往不能悉與舊說合觀所輯纂其間乃有
與予不異者季亨父篤行信於鄉里年六十八而終子真卿來遊
京師出父書以示嘉其窮經有特見而無黨同護闕之弊於是爲
識其卷末

陳櫟曰鄱陽深山董公宗蔡氏書傳輯朱子語錄增諸家注解間
以己見發明之

江西通志董鼎字季亨德興人

何氏中書傳補遺

十卷

佚

余氏苞舒讀蔡傳疑

一卷

佚

書傳解

佚
八十五

姓譜德興余芑舒潛心程朱之學著有書傳解

嚴氏殿書說

佚

吳澂曰書經惟後晉增多二十五篇之文明白易曉其先漢伏生所傳者則詰屈難讀章貢嚴殿志嗜經博覽深探於書有說略述梗概如金屑花片雖未底渾全然嘗鼎一臠已可知矣
張氏仲實尚書講義

卷

佚

牟熈序曰講學所以明理理之不明而辭之徒費雖多奚以爲伏生書僅二十九篇史稱秦恭增其家法至百萬餘言亦既多矣論衡又稱說堯典篇目二字十萬言但曰若稽古二三萬言就其中尤猥多焉度與近世所謂時文大義者復何異班固以爲不思多聞闕疑而務碎義逃難便詞巧說破壞形體不惟切中當時之病殆若爲時文發也烏乎書出屋壁簡脫字訛尚難究悉苦於分外汎濫牽引重自纏繞辭愈繁理愈失終其身無所見可哀已今爲

講說者固當一洗此陋悉從簡要求其坦然明白者庶幾聖賢之意或得五六不然亦一時文義耳予倩張仲實在江陰時嘗爲諸生講尚書其從哀取數篇示予異時吾家君高有牟氏章句授業者萬人顧予皓首不名一藝甚慚無以發之然深喜其不爲游說得講經之法蓋先攷音義各物度數次列諸儒之說辨其是否暢其同異大抵隨文直解毫分粒析求其至當而一皆訂之以朱子之說朱子雖不立訓傳其見於他書散於語錄者往往採用焉如以克明俊德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合於大學危微精一執中合於中庸善於言聖人矣仲實幼能刻苦力學通於經術徒稱其詩文未爲深知仲實者夫義理無窮學問亦無窮所當講者似未止此尚益勉其未至盡畢餘義成一家可也孔安國始注尚書其族兄臧貽書規切固不得雷同相私妄有稱道覽者當自得之

程氏龍書傳釋疑

佚

經義考卷八十六

秀水 朱夔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十五

許氏謙讀書叢說

六卷

存

黃潛曰先生書說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要歸於是而已

謙自序曰自堯至襄王六十五君堯元年至襄二十八年歷年一

千七百三十四而惟十八君之世有書以亡書攷之亦惟沃丁太

戊仲丁河亶甲祖乙五君之世有書十篇耳自此二十三君之外

其餘豈無出號令紀政事之言蓋皆孔子所芟夷者緯書謂孔子

求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凡三千二百四十篇雖其言未必實然有

書者不止二十三君則明矣愚嘗謂聖人欲納天下於善無他道

焉惟示之觀戒而已故孔子於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人知所懼

於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是故春秋之貶辭多而褒甚寡書則

全去其不善獨存其善也雖桀紂管蔡之事猶存於篇蓋有聖人

誅鉏其暴虐消弭其禍亂獨取乎湯武周公之作爲非欲徒紀其不善也至於羿浞之篡夏幽厲之滅周略不及之觀此則聖人之心可見矣

張樞序曰孔安國始爲書傳辭義簡質至唐孔穎達撰正義以推衍之其後書說浸廣見於著錄者數十百家間有所明而其大要卒不能出夫二家之說焉朱子爲經於書屬之門人蔡氏固嘗質疑問難然非若易詩之有全書也本朝設科取士並絀衆說而專用古注書蔡氏猶以朱子故也蔡氏之說或有未備仁山先生文安金公於書表注通鑑前編引書語中旣剖晰而著明之矣先生受學之久聞義之邃獨患是經之傳出於朱子之門人苟一毫之不盡則學者無所折衷乃研精覃思博求其說爲之圖說以示學者使人人易知焉叢說中所引傳疏諸家之說或采掇其詞而易置其次不必盡如舊也蓋皆有所裁定而畢致其意非徒隨文援引而已雖其說之時少異於蔡氏而異者所以爲同也先生嘗誦金先生之言曰在吾言之則爲忠臣在人言之則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豈不信哉至正六年門人南臺監察御史白野普花帖睦爾與其僚大梁楊公惠移浙東廉訪使餼版以傳於是先生所著

詩名物鈔八篇四書叢說十二篇與讀書叢說皆刊行先生不幸無位退而求之於經不爲新奇不求近名卒以救往說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其施於人者溥矣

俞實序曰私以求聖人之意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言之愈廣而襲之愈晦此世士之爲經者之所同病也先生不幸無位退而求之於經不爲新奇不爲近名卒以救往說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其施於人者溥矣宜其爲士所宗爲時所尙考行易名而令聞長世也先生金華人其諱字世系言行本末具今翰林直學士烏陽黃公潛所爲墓序誌銘茲不述

俞氏元燮尙書集傳

十卷

未見

或問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元燮居於吳其卒也虞集銘之

張景春曰元燮字邦亮其先建寧人徙長洲通蔡氏傳博采羣說

著集傳十卷或問二卷

吳氏萊尙書標說

六卷

未見

元氏明善尙書節文

佚

陸元輔曰元明善復初以太子文學事文宗於東宮陞翰林直學士譯尙書節文以進每奏一篇必稱善

王氏克耘讀書管見

二卷

存

亡名子序曰書有管見曷爲而作也耕野王先生考訂蔡傳而誌其所見也先生當前代科目鼎盛時用書經登二甲進士第授承務郎同知永新州事先生棄官養母著書授徒益潛心是經自微辭奧旨名物訓詁以至山川疆理靡不究竟辨析必公是之從而不苟爲臆說阿附其用功精深造詣微密豈徒專門名家黨同伐異者之爲哉此其能爲蔡氏之忠臣不啻蘇黃門古史之有功能於

子長也先生易簣之際書其卷端曰凡爲吾徒者須人錄一編以的本付吾兒其惓惓遺後之意爲何如耶先生沒未幾而元綱板蕩山棚構擊世家藏書悉遭焚盪是編賴先生從子光薦密置諸複壁中僅免於燬乃以別本訂其訛缺以付先生之子吉光薦其可謂善學先生之學而不失其本者矣先生於四書別有管見若干卷多所發明而不獲與是編俱存惜哉

梅鶚曰此書得之西臯王氏寫者甚草草而其末尤甚當時恐失其真輒以紙臨寫一本而以意正若干字略可讀吁惜吾生之晚不得握衣於耕塋之堂也

黃虞稷曰克耘字與耕吉水人登元統甲戌進士授永州同知以母老棄官歸著是書外有四書經疑貫通失傳

書義主意

六卷

存

劉景文序曰四代之書蔡氏訓詁深得於朱子心傳之妙宜今日科舉之所尙也王君與耕以是經拾巍科愚嘗購求得其經義主意語雖不離乎傳注之中而實有得乎傳注之外又可謂能發蔡

珍傲宋版印
氏之所未言者歟是編輯作義要訣於其前附羣英書於其後學者苟先熟乎經傳因是推廣而講明之則於二帝三王之道自有以得其蘊矣學優而仕其於致君澤民豈小補哉不敢私祕用刻諸梓以廣其傳云
昔至正戊子七月既望

書義矜式

六卷

存

張雲章曰宋熙寧四年王安石始更科舉法罷詩賦以經義論策試士士各占法一經此經義之始其格律有破題接題小講謂之冒子冒子後入官題官題下有原題有大講有餘意亦曰從講又有原經亦曰考經有結尾承襲既久冗長繁複可厭則不盡拘格律然大概有冒題原題講題結題此經義定式也克耘主張題意率本功令而又自爲經義名曰矜式存此猶見當時體製克耘名進士是編之出操觚家詎不奉爲鴻寶哉今雖流傳於後孰取而寓目焉

李氏天鏡書經疏

佚

江西通志李天箴吉水人得劉靜修道學之傳

陳氏悅道書義斷法

六卷

存

張雲章曰此亦科舉書以其流傳久存之後附作義要訣新安倪士毅所輯也

王氏

天與尚書纂傳

四十六卷

存

天與自序曰愚少從師取友讀尚書審問明辨亦既有年追惟百篇之義由伏生傳二孔注疏暨數百家解釋富矣晦庵先生於易於詩皆有訓傳獨於書晚年屬之蔡九峯二典禹謨親所訂定其貢舉私議則曰諸經皆以註疏爲本書則兼取劉王蘇程楊晁葉吳薛呂其與門人答問則如林如史如曾如李如陳各取其長西山先生讀書記纂三十餘篇大學衍義講數十餘條愚嘗稽首敬嘆曰古今傳書者之是非至晦庵先生而遂定晦庵先生折衷傳書者之是非至西山先生而愈明學者不於二先生乎據將焉據

乃本二先生遺意作尙書纂傳其條例則先二孔氏說者崇古也
有未當則引諸家說平之有未備則引諸家說足之說俱通者並
存之間或以臆見按之大要期與二先生合而已愚亦安敢以私
意見去取哉且愚之編此特示兒振耳積日累月而編始就就矣
未敢自安乙亥冬攜是編偕振求是正於集齋彭先生先生首肯
增廣校定凡若干條往復究竟十四五載且慙漣流布以與四方
同志共切嗟之先生以是經擢巍科視富貴如浮雲不鄙末學是
講是迪使帝王遺書昭如日月愚父子之幸也晦庵西山二先生
所望於後來者其庶幾乎庸是俾振鐸之梓云

劉坦序云梅浦王君立大書纂傳成集齋先生爲之序而又俾余
贅一語余於立大十年以長居相鄰世相好也梅浦籍籍有聲場
屋一時從之遊者膏殘馥臙無不意滿而猿臂數奇衆猶以晚器
目之梅浦於是息意科舉之學研精覃思博采詳說纂爲此書勤
亦至矣向使業舉子時龍躍虎變未必有暇著述由今而觀發百
篇之奧蘊集四百氏之大成私淑諸人垂訓來世其視夫收科廕
仕甘與草木俱腐者又孰爲得失也近有善評紫陽謂其山林之
日長學問之功深輒借斯言挂名傳末若其傳中大義數十微顯

闡幽有先儒所未到覽者宜自得之

劉辰翁序曰聞若稽古說三萬言又聞書解近年至四百家使人茫然孰何不識其所謂得王君纂傳如遠遊半天下首路以歸如觀樂請止不願更有是可嘉也每憶咸淳初諸老薦徐幾經筵第一義論人心道心以爲人心惡幾也余歎曰有是哉以其在理慾之間也故危概以爲惡則過矣亦何所附麗以爲道心哉侍御史陳千峯聞吾言是之幾以是論去又數十年過金陵入明道書院讀真西山所爲記記首二語則亦幾說也蓋駭然爲之愧悔自失是幾亦有所本也懼哉以此明民猶有出於金口木舌之外者故知食不厭精而膾不厭細君纂傳多西山氏已得彼復遺此耶或謂君有功於纂擇政在此

彭應龍序曰書繇伏傳孔注若疏至近代博矣唐虞三代遼哉邈乎上邈三千五百餘年而聖賢心至今猶在者書在焉故也書蘊奧難見而庶幾可探討而見者諸家說在焉故也如余習讀時尤愛鞏氏抄東萊說開卷初首引伊川發明欽字義以爲理學精微當年闡自伊洛後讀書者如欲求書旨到親切的當處舍是宜何折衷久之又讀紫陽西山二先生所考釋與所記衍竊知其淵源

上出伊洛之正發經義理惠淑後學又至矣乎惜其未成全書於百篇或開繹之而未竟微言粹旨之別見者世亦莫有能考而會之一梅浦王立大專勤力學用工於是經者有年間與余言今解者多矣眩於多而莫適爲之決擇則將焉用爲是竭其聞見心思之力考諸衆說遠撫伏生二孔之訓詁義疏近据紫陽西山之考釋記衍雖其說之散在文集語錄者靡不會粹於其中而諸家說有合而弗畔者一準此類取焉然後由博歸約而一經大義至是益以彪炳蓋嘗讀之嘉其編摩之力匪易足慰余夙昔之所有志而未償者遂以余初與兒曹錄前輩說附之及管見一二以備商確嗟乎百代而上世運迹陳而得其說者猶因是獲窺聖賢用心之萬一可幸也已運會以逝思古人之巍冠講論事付之一慨抑就此書人人玩味無不切己者斯言何謂與其藏諸家塾之思孰若廣而流布與四方同志之士切磋之以無忘往訓適有諗梅浦刻諸梓以傳者意熾益甚余復爲之愆慙敘其說於帙之初

崔君舉後序曰六經惟書最難讀去古既遠世人無唐虞三代聖賢心胸往往以其褊且薄者揣臆其寬大忠厚故非惟文義少通句讀亦未易曉自韓昌黎已自盤誥以聲牙近代大儒朱晦庵白

首明經獨不爲是完書意者返之於心而亦慨悼於世代人物之不可強合也惟場屋之士決得失於一夫承訛習舛而無所忌然亦時有先者舜禹授受十六字得徐景說演明之立政任準牧三事因陳行之而正釋者之誤特如此自不數數爾余猶及記長老言渡江建太學百年間陳徐二上舍始發先儒之不及他如皇極二字先儒固已盡發其秘由今逆數不作大中訓詁才三四十年爾後來諸儒出新意於箋解之外析精理於毫釐之間近則科舉廢久士無繫累蕩然失其所挾試使口誦本經且不能以句矣吾友梅浦王君纂書傳晚又得鄉先生彭集齋往復考訂無復遺憾首尾十餘年而後就嗟乎是書盛行爲君必執典禮命討爲臣必辨貨寶鞠謀在朝廷必明目達聰在四方必斐彝率乂共工必流必殛馬牛必放必歸三風十愆必具訓六卿九牧必阜成其於世道銷方來而救已往淵哉百世之澤宜家藏而人誦之也

子振跋曰帝王之學莫先尙書自訓傳浩繁蘊義滋晦先父皓首窮經潛心纂要書成流布幸際明時大德二年憲使魯山臧公夢解保申臺省迺得上聞先父遂繇贛州路先賢書院山長授臨江路儒學教授恩命正隆餘齡忽殞歲月旣久字畫缺漫遺孤振泣

抱父書深思聖澤倩工補葺庶幾永傳欽惟清朝復唐虞三代之風先父臣得附伏生夏侯勝之列亦萬萬幸也

王氏希旦尙書通解

佚

李氏恕書旁注

佚

韓氏信同書經講義一曰集解

未見

閩書信同字伯循寧德人受業陳普之門延祐四年應江浙舉不合歸杜門不出弟子請教屢滿戶外著書經講義三禮易經旁注

呂氏椿尙書直解

佚

閩書椿字之壽晉江人初從邱鈞磯學貧隱授徒所著有春秋精義詩書直解禮記解

黃氏鎮成尙書通考

十卷

存

鎮成自序曰書載二帝三王之政政者心與事之所形也是故道德仁聖統於心制作各物達於事內外之道合而帝王之政備矣然統乎心者先後古今脗合無二達於事者儀章器物因革無存故求帝王之心易而考帝王之事難矧後儒稽古不過以周爲據而秦人滅學周典亦多殘缺迺欲以不完之文以徵隆古之舊斯益難矣然昔者紫陽夫子之教必語學者以有業次如所謂堯舜典曆象日月星辰律度量衡五禮六樂禹貢山川洪範九疇之類須一一理會令透蓋讀書窮理卽器會通乃學者之當務也余方授兒輩以書間或有問不容立答則取關涉考究者會萃抄撮或不可言曉者規畫爲圖以示之至衆家之說有所不通則間述臆見以附於下如舊圖舊說已備者不復贅出其有未盡則隨條辨晰焉歲月積累寢成卷帙兒輩乃請次其顛末以便尋考名曰尙書通考竊謂學有本末道無精粗禮樂官各聖人猶問則讀是經者安得不求其故哉方將就正於博學君子然後退授於家俾得格致之助亦庶乎紫陽夫子之教云爾

陳氏師凱書蔡傳旁通

六卷

經

義

考

卷八十六

七

中華書局聚

存

黃虞稷曰師凱彭蠡人至治辛酉爲此書凡傳中所引名物度數必詳究所出有功蔡傳甚大

之博云爾

師凱自序曰天道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惟其有心也故無爲而無不爲惟其無爲而無不爲故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此二帝三王之所以不能不有書也書既有矣凡一動一行一言雖千萬世而一日矣然書出於千萬世之前而書讀於千萬世之後則其一動一行一言又烏得而備知之此朱蔡師弟子之所以不能不有傳也傳既出矣後之讀書將不能究朱子之所傳不能領蔡氏之所受又不能如其行輩之所講明則雖有傳猶未能備知也此鄱陽董氏之所以有輯錄纂注也然其輯錄特問答之多端纂注又專門之獨見初學於此苟本傳尙未曉晰而乃覽博則茫無畔岸吾誰適從是董氏所纂乃通本傳以後之事殆未可由此以通本傳也此旁通之所以贅出也嗟夫書之有傳如堂之階如室之戶未有不由此而可以造其地也然傳文之中片言之噴隻字之隱呻其佔畢之際噤嚙而齟齬者不爲無矣況有所爲天文地理律曆禮樂兵刑龜策河圖洛

書道德性命官職封建之屬未可以一言盡也是以旁通之筆不厭瑣碎專務釋傳固不能效正義之具舉但值片言隻字之所當尋繹所當考訓者必旁搜而備錄之期至于通而後止俾初學之士對本傳於前置旁通於側或有所未了者卽轉矚而取之左右庶幾微疑易釋大義易暢乘迎刃之勢求指掌之歸吾見其有融會貫通之期無囁嚅齟齬之患矣其言道德性命之際文理已明者略爲衍說或於各物度數之末無乃太簡者則詳究所出以致弗明弗措之意焉由是以了本傳次及輯錄纂注則先入者定而中不搖權度在我而外不惑近可以得諸儒之本旨遠可以會朱蔡之授受若夫二帝三王之所以爲天下道爲天下法爲天下則者則又存乎其人而已雖然愚之所以云云而不避僭越者非敢爲通人道也爲初學小子費師說者設也以謏聞而陳之通人之前寧不詒玉卮無當之誚乎姑藏之以俟知者

倪氏士毅尙書作義要訣

四卷

存

趙汭曰先生守身制行不爲名高而事親至孝接物以誠非其人

不交非其有不取非仁義道德之說嘗論定於郡先師朱子者不以教人雖大寒暑未嘗一日輟其業以嬉終其身人不見疾言遽色是故黜人信其言而尊其行倪氏世家休寧先生諱士毅仲弘其字其師曰陳壽翁所著書曰四書輯釋閩坊購其初藁刻之嘗別爲纂釋之例甚精書未脫藁又將以次及他經皆未就而卒

按是書乃元時舉子兔園冊東山趙氏作仲弘改葬誌稱於他經皆未就度此必書坊僞托也

吳氏師道書雜說

六卷

未見

李氏公凱纂集柯山尙書句解

三卷

存

按仲容於詩取東萊呂氏於書則舍呂氏而從夏氏蓋不偏主一家者

吳氏廷書編大旨

未見

吾邱氏衍尙書要略

未見

周氏聞孫尙書一覽

未見

吉水縣志周聞孫字以立至正辛巳舉於鄉赴春官中乙榜薦入史館修宋遼金三史時當事多遼金故臣子孫不肯以正統予宋聞孫具疏爭之不報遂棄職歸尋授鰲溪書院山長改貞文書院所著有尙書一覽河圖洛書序說

余氏日強尙書補注

佚

楊維禎作碣曰日強字產壯崑山人學通六經百氏博貫精析退然不知有餘且善屬文根柢六經不淆異說所著有尙書補注藏於家

黃虞稷曰日強本福建吉田流寓太倉

朱氏祖義尙書句解

十三卷

存

黃虞稷曰祖義字子由廬陵人

馬氏道貫尚書疏義

六卷

未見

黃虞稷曰道貫字德珍金華東陽人師事許謙自號一得叟

丘氏迪尚書辨疑

佚

姑蘇志迪字彥啓從熊朋來學著書辨疑

王氏文澤尚書制度圖纂

三卷

佚

松江府志王文澤字伯雨別號梅泉家風涇遷上海鹹魚港累舉不第爲府學訓導卒葬橫雲山秦裕伯銘其墓

韓氏性尚書辨疑

一卷

佚

紹興府志韓性字明善會稽人魏公琦後辟薦皆不就卒賜諡莊

節先生

鄒氏

季友尚書蔡傳音釋

六卷

存

黃虞稷曰季友字晉昭鄱陽人書傳會選多采用其書

邵氏

光祖尚書集義

六卷

未見

張景春曰邵光祖字弘道父宦遊來吳因家焉博通好古研精經傳窮六書之旨張士誠據吳授湖州學正不赴遂以布衣終其身

方氏傳書蔡氏傳考

佚

陳氏研尚書解

佚

鄭氏翔尚書注

佚

方氏公權尚書審是

佚

黃氏艾尙書講義

佚

鄭氏彥明尙書說

佚

方氏通尙書義解

佚

黃氏力行書傳

佚

趙氏杞尙書辨疑

未見

按葉氏菴竹堂目載之止云一冊無卷數

季氏仁壽春谷讀書記

佚

括蒼彙記季仁壽字山甫龍泉人元末用薦教諭慈谿改松陽轉

婺州教授

經義考卷八十六

經義考卷八十七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十六

劉氏三吾等書傳會選

六卷

存

實錄洪武十年三月上與羣臣論天與日月五星之行翰林應奉
傅藻典籍黃麟考功監臣郭傳皆以蔡氏左旋之說爲對上曰天
左旋日月五星皆右旋二十八宿經也附天體而不動日月五星
緯乎天者也朕自起兵以來與善推步者仰觀天象二十有三年
矣嘗於天氣清爽之夜指一宿爲主太陰居是宿之西相去丈許
盡一夜則太陰漸過而東矣由此觀之則是右旋曆家亦嘗論之
蔡氏謂爲左旋此則儒家之說爾等不晰而論之豈所謂格物致
知之學乎二十七年四月丙戌詔徵儒臣定正宋儒蔡氏書傳上
觀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行與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注說與鄒
陽鄒季友所論間有未安者遂詔徵天下儒臣定正之於是太子

少保唐鐸等舉翰林編修致仕張美和國子監博士致仕錢宰助教致仕靳觀教授高讓學正王子謙教諭張士諤俞友仁何原銘傅子裕周惟善訓導唐棐周寬趙信洪初萬鈞王賓謝子方吳子恭博士解震熊劍揭軌蕭尙仁蕭子尙王允升張文翰張思哲宋麟並遣行人馳傳徵之九月己酉正蔡氏書傳成初詔徵國子博士錢宰等至上語以正定書傳之意且曰爾等知天象乎皆對以不知上曰朕每觀天象自洪武初有黑氣凝於奎璧乃文章之府朕甚異焉今年春暮其間黑氣始消文運興矣爾等宜考古正今有所述作以稱朕意乃命翰林院學士劉三吾董其事開局翰林院正定是書時禮遇諸儒甚厚各賜以綺繒衣被等物又御製詩命次韻和之朝參則班於侍衛之前宴享則次坐殿中時酒樓成人賜鈔宴其上各獻詩謝上大悅復遣禮部尙書任亨泰諭旨諸儒有年老願歸者先遣之衆皆願留至是書成凡蔡氏集傳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足其未備三吾等率諸儒上進賜名曰書傳會選命禮部頒行天下賜諸儒宴及鈔俾馳驛而還

按書傳會選載纂修諸人無靳觀吳子恭宋麟而有國子祭酒胡季安左春坊左贊善門克新右春坊右贊善王俊

華翰林修撰許觀張信編修馬京盧原質齊麟張顯宗景清戴德彝國子助教高耀王英定公靜儒士靳權凡一十五人蓋永樂中修實錄以許觀景清等皆坐逆黨因連類而刪去之也

三吾序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當大德聖人在天子位舉議禮制度考文之典謂六書莫古於書帝王治天下之大法莫備於書今所存者僅五十八篇諸儒訓註又各異同至宋九峯蔡氏本其師朱子之命作爲集傳發明殆盡矣然其書成於朱子既歿之後有不能無可議者如堯典天與日月皆左旋洪範相協厥居爲天之陰隲下民有未當者宜考正其說開示方來臣三吾備員翰林屢嘗以其說聞上允請乃召天下儒士倣石渠虎觀故事與臣等同校定之凡蔡氏之得者存之失者正之旁采諸家之說足其所未備書成賜名曰書傳會選今所引用先儒姓氏定爲凡例列之於後云

祝允明曰高皇帝聖學超傑以尙書咨義和惟天陰隲下民二節蔡沈註誤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乎編修答祿與權仍以蔡氏新說對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置步覽焉可徇儒生腐談因命諸

儒臣改正爲書傳會選劄示天下學者其略曰凡前元科舉尙書專以蔡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謬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然當依朱子詩傳十月之交注文爲是又如洪範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一節俱以天言不知陰騭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騭下民者何風霜雨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蒸民之命此天之陰騭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教民明五刑而弼教使強不得以凌弱衆不得以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於天而君但安之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略不相與又豈天祐下民作君作師之意哉

顧炎武曰按此書若堯典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轉主陳氏祥道高宗彤日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主金氏履祥西伯戡黎謂是武王亦主金氏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謂周公輔成王之七年主張氏陳氏皆不易之論又如禹貢厥賦貞主蘇氏軾謂賦與田正相當涇屬渭汭主孔傳水北曰汭太甲自周有終主金氏謂周當作君多方不克開千民之麗主葉氏金滕周公居東謂孔氏以爲東征非是至洛誥又取東征之說自相牴牾每

傳之下繫以經文及傳音釋於字音字體字義辨之甚詳其傳中用古人姓氏古書名目必具出處兼亦考證典故蓋宋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而其爲此書者皆自幼爲務本之學非由八股發身之人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而尙有功於後學至永樂中修尙書大全不惟刪去異說并音釋亦不存矣愚嘗謂自宋之末造以至有明之初年輕術人材於斯爲盛自八股行而古學棄大全出而經說亡洪武永樂之間亦世道升降之一會矣

梁氏寅書纂義

十卷

未見

寅自述曰歸老之後於書也以蔡氏傳之詳明而姑釋其略謂之書纂義

朱氏升尙書旁注

六卷

存

書傳補正輯註

一卷

未見

升自序曰朱子傳註諸經略備獨於書未暇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領要以授蔡氏而爲集傳惜其成於朱子既歿之後門人語錄未輯之前自是以來諸儒繼作講明著述補益宏多然往往不與經傳相附而繙閱之難也升不揆愚陋蒐輯見聞旣爲讀經者作旁註綱目有統離合成章又爲讀傳爲傳輯補缺正訛發明旨趣亦旣有年矣今爲此編不過約取傳輯補缺正訛之文僅使傳文周密經意通暢而已庶幾文字簡潔而學章誦習不憚其繁若欲求其發明旨趣之詳則有傳輯在時至正庚寅二月壬辰書成於石門山中題以授子同

陳氏謨書經會通

未見

人物考陳謨字一德又字心吾泰和人學者稱海桑先生洪武初徵至京師議禮學士宋濂待制王禕文章請留爲國子師引疾辭歸家居教授屢應聘爲江廣考試官所著有書經會通詩經演疏朱氏右書集傳發揮

十卷

未見

右自序曰愚讀孔子所刪述易書詩春秋而深歎夫聖人之道不行及觀漢唐諸儒傳疏又以痛聖人之道不能明也道不行猶得以明其理義布諸方策以淑夫後之人道之不明於天下貿貿焉棄本而逐末趨僞而厭真幾何不爲異端功利之歸矣乎竊以君臣父子之道尊尊親親之懿莫詳於書自成康王澤一熄五百年而我夫子出雖不得司其典禮命討之權猶能修其典禮命討之具奈何遭焚滅之禍千數百年間大禮泯絕至宋程朱諸儒始能因遺經以闡其教其功固不在漢唐下也天相元德崇信五經詔取士科書以朱子訂傳爲主經生學子尤知嚮方則孔氏刪定之書將行於今矣噫世固有明經而不得以行道者未有經不明而能行道者也固有通其辭而不得其心者未有不察其辭而能知其心者也然則道之行當自明經始經之通當自達辭始達其辭以知其心卽其心以行夫道奚可以二觀哉右生也晚於道未聞信習是經積有年矣集傳之作非後學所敢妄議嘗參諸當代名儒質以所聞父師之教則不無相發明者於是謹述集傳發揮六卷綱領始末一卷指掌圖一卷通證二卷凡一十卷藏之於家以

詒子孫蓋以世有古今時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耳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苟得其所同然雖越天地亘古今如一日也嗟夫君心之要王政之綱具在是經安敢以覲其萬一初學之士尋繹之繁或庶免於紛紜眩惑之病云

李祁序曰書經孔子之手而定然自漢以下文有古今之殊自唐以來傳有是非之雜如是而求夫精義之歸一難矣哉九峯蔡氏親授朱子指畫作爲集解而諸家之說始有折衷學者始有準則二帝三王之道亦旣廓然明矣然其微辭隱義諸家或所未發蔡氏亦止據其所長而采之使當時復有他說則亦必在所不遺矣自集傳旣行之後諸儒之講論益精考訂益密皆足以發是書之隱而闡其微於是天台朱君伯賢復會其所長附以己見編而爲集名曰發揮蓋非以求異乎蔡氏之傳乃所以補其遺闕而全之也予嘗得而讀之開卷數節卽犁然當於人心然後知二帝三王之書雖非出於一時而會之於道則無不同諸家之說雖非出於一人而揆之於理則必有合其理同則其道同又何疑乎是非之難辨哉伯賢用力精深故其采擇詳審至其綱領圖說音釋通證

皆有補於是書有功於學者是亦不可少也嗚呼安得起蔡氏於九京而與之論伯賢之所學哉

錢謙益曰右字伯賢臨海人後徙上虞元末累舉不就洪武初召修元史再修日曆除翰林院編修擢晉相府長史

冉氏庸尚書精萃

佚

陳璉志墓曰先生諱庸克常其字保定蠡縣人登至正丙午進士第授完州判官不就尋改長信寺知事洪武初例徙南京上欲授以官辭之甚力遂謫桂林永樂初應詔至南京以老疾辭歸年九十六卒

徐氏蘭書經體要

一卷

未見

黃虞稷曰蘭字與善浙江開化人洪武初官助教門人歐陽齊進其書於朝

陳氏雅言尚書卓躍

六卷

未見

鄒緝表墓曰永豐陳雅言受詩於傅志行受書於徐復明興首起典教縣學其著述多所發明有四書一覽大學管闕中庸類編書經卓躍行於世

楊士奇曰書卓躍二冊永豐陳雅言著專爲科舉設今南昌有刻板余得之雅言之孫彝訓今爲中書舍人

黃虞稷曰雅言永豐人洪武中稱病不赴薦嘗領永豐縣教事

鄭氏濟書經講解

未見

黃虞稷曰濟閩縣人洪武中儋州學正

林氏遜尚書經義

未見

黃虞稷曰遜廣東潮陽人洪武乙丑進士授閩縣丞

黃氏紹烈書經主意

未見

黃虞稷曰紹烈臨川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官瑞安知縣

郭氏元亮尚書該義

十二卷

佚

台州府志元亮仙居人槿從子以儒士任新昌訓導

謝鐸曰尙書該義黃巖郭元亮著今亡

詹氏鳳翔書經釋義旁通撮要

未見

江西通志詹鳳翔字道存樂安人以薦任府學訓導

劉氏朴書義精要

佚

江西通志劉朴字子素吉水人洪武中舉明經試於京師授學官其卒也解縉表其墓

胡氏廣等書傳大全

十卷

存

吳任臣曰書傳舊爲六卷今分十卷大旨本二陳氏纂修諸臣則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

侍講金幼孜翰林院修撰承務郎蕭時中陳循翰林院編修文林
郎周述陳全林誌翰林院編修承事郎李貞陳景著翰林院檢討
從仕郎余學夔劉永清黃壽生陳用陳燧翰林院五經博士迪功
郎王進翰林院典籍修職佐郎黃約仲翰林院庶吉士涂順奉議
大夫禮部郎中王羽奉議大夫兵部郎中童謨奉訓大夫禮部員
外郎吳福奉直大夫北京刑部員外郎吳嘉靜承直郎禮部主事
黃裳承德郎刑部主事段民章敞楊勉周忱吾紳承直郎刑部主
事洪順沈升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陳道潛承事郎大理寺評
事王選文林郎太常寺博士黃福修職郎太醫院御醫趙友同迪
功佐郎北京國子監博士王復原泉州府儒學教授曾振常州府
儒學教授廖思敬蘄州府儒學學正傅舟濟陽縣儒學教諭杜觀
善化縣儒學教諭顏敬守常州府儒學訓導彭子斐鎮江府儒學
訓導留季安凡四十二人

王氏遺書經心法

佚

王孚曰耐軒先生有詩書二經心法學者多傳之

錢謙益曰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中舉明經除國子助教永樂中

擢翰林編修遷侍讀學士

張氏洪尙書補傳

十二卷

未見

王氏原書傳補遺

未見

黃虞稷曰原龍巖人永樂甲申進士官潮州知府

彭氏易書傳通釋

六卷

存

最自述曰愚讀是經傳叨中甲科且嘗推所得以淑諸人而其中
微辭奧義有弗能辨析者尤多比伏覩頒降書傳藏於學校閭巷
未易得覩是以忘其不韙之咎摘取其切要者附載下方名曰書
傳通釋繕寫成編歸貽家塾庶與吾儕之士共焉

人物考彭易字祖期吉安永豐人永樂乙未進士正統初拜監察

御史改考功郎中出爲山東按察副使

黃虞稷曰是書錢塘董鏞音點宣德乙巳曾刻於建陽

徐氏善述尚書直指

六卷

存

人物考徐善述字好古天台人以薦授桂陽州學正仁宗爲皇太子簡入宮僚爲左春坊左司直郎陞右贊善卒於官洪熙間贈太子少保諡文肅

黃虞稷曰仁宗在東宮徐贊善善述纂尚書直指六卷上進

按是書徐文肅爲東宮講官時所進未曾刊行亦不列撰書姓名其後中璫錢能從宮中攜出遂爲鏤版於時錢溥劉宣序之童軒跋之皆不知爲文肅所著予從同里曹侍郎溶家見之因爲標出

陳氏濟書傳補注

一卷

未見

書傳通證

未見

姓譜陳濟字伯載武進人永樂初以布衣召修永樂大典爲總裁

官書成授右春坊右贊善所著有書傳通證書傳補注

何氏文淵書義庭訓

未見

陸元輔曰書義庭訓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廣昌何文淵巨川撰文
淵中永樂戊戌進士晚號鈍庵

經義考卷八十七

...

...

...

...

...

...

經義考卷八十八

秀水 朱彝尊 編

男 昆田 校

書十七

章氏 阮書經提要

四卷

未見

阮自序曰韓子有言記事者必提其要若天文地理圖書律呂四者皆書之要也然天文之度數或未易析地理之沿革或有不同至於圖書律呂先儒固有成說而散見他書未有萃於一者故學經之士得其一或遺其二愚竊病焉輒不自揆用撫先儒之說爲書四篇各以提要或爲之圖或述其義間以一得之愚附焉其具於蔡傳者不復出庶幾其說簡明易見不假他求而得其要矣
台州府志章阮字仲寅黃巖人正統丙辰進士官至兵部主事
按章氏書載西亭王孫萬卷堂目

張氏 瀾書經集說

未見

蔣方馨曰張灝字道本潼川人正統己未進士

黃氏諫書傳集義

未見

人物考黃諫字廷臣蘭州人正統壬戌賜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轉左春坊左中允天順初改尚寶司丞仍兼翰林院編修陞尚寶司卿進翰林院侍講學士謫判廣州府尋被逮至京道卒

夏氏寅尚書劄記

未見

錢謙益曰寅字正夫華亭人正統十三年進士除南京吏部主事歷郎中二十年爲副使十六年終山東右布政使

費氏希冉尚書本旨

七卷

未見

南海縣志費希冉字師敬正統間諸生

劉氏敷尚書句解

未見

楊廉狀曰公諱敷字于學吉安人領景泰庚午鄉薦司訓武昌調

武進陞南京翰林院孔目

楊氏守陳書私抄

一卷

存

守陳自序曰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書蓋唐虞三代之史所記孔子所錄何爲不可盡信耶蓋古之書傳世既久則其錯簡缺文訛字浸浸多有至孟子時已然秦人焚之則併其簡編文字蕩然亡矣漢世旁求一得於女子之口授一出於先世之壁藏壁藏者已經後人修潤故鮮錯訛口授者蓋其所誦已非盡本文而當時傳言後世謄寫益多闕與錯訛且有重複滋不可盡信矣而漢唐諸儒乃盡信力解至有所難通則亦強爲之說宋儒始疑之若東坡之於康誥荆公之於武成吳才老之於梓材皆明其錯而晦庵先生又重定武成一時諸家傳注往往有愈於漢唐者元時王魯齋嘗作書疑謂畢陶謨說命武成洪範多方立政六篇多錯簡訛字自以其意更定雖未必盡合於古然合者亦不鮮矣歐陽子曰經非一世之書也其傳之謬非一日之失也刊正補輯非一人之能也使學者各極其所見而明者擇焉以俟後聖之生也其言

至矣蒙自童時受書每遇今文腐唇弊舌而不能以熟稍長聽講苦心焦思而不能以通也其後頗覺蔡傳似欠明備乃取諸家徧閱疑久不釋及得魯齋書疑則躍然喜曰此先得我心之所同者於是取堯典以下經傳手自鈔錄凡經有錯簡者移之而其闕訛重複者明言之蔡傳有欠明備者采諸家補之而或以私說附焉其所移者既未必合於古經所補者又未必勝乎舊傳徒爲紛更以取僭竊之罪然飽食終日而於此乎用心差賢於博弈者而已雖然世有古今人有聖愚而理之在人心者則無古今聖愚之異也以今窺古以愚測聖雖不能盡合而理之所在亦豈無一二其庶幾乎後之君子倘有取其一字一言之合則亦不枉其用心矣

張氏業書經節傳

未見

江西通志張業字振烈安福人景泰辛未進士歷官國子監司業黃氏瑜書經旁通

十卷

未見

黃虞稷曰瑜香山人景泰丙子舉人官長樂知縣

劉氏繪書經講義

未見

分水縣志劉縉字大紳天順己卯舉人知武昌縣事

黃氏仲昭讀尚書

一篇

存

繆泳曰仲昭名潛以字行莆田人成化丙戌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與同館章懋莊景諫鰲山煙火詩予杖謫湘潭知縣遷南京大理寺評事進寺副乞休弘治初起江西提學僉事

姚氏誠書經義

佚

陝西通志姚誠字通夫蘭州人成化乙酉舉人知聞喜新鄭二縣

羅氏倫書義旁通

鮑氏麒壁經要略

佚

温州府志麒字仲瑞平陽縣人成化己丑進士官工部郎中

吳氏寬書經正蒙

未見

錢謙益曰寬字原博長洲人成化八年會試廷試俱第一入翰林累遷至掌詹禮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文定

林氏俊尚書精蘊

未見

陸元輔曰林俊字見素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歷官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贈少保諡貞肅

呂氏獻書經定說

未見

黃虞稷曰獻字丕文新昌人成化甲辰進士累官南京工部右侍郎

李氏承恩書經拾蔡

二卷

未見

黃虞稷曰承恩嘉魚人成化甲辰進士

錢氏福尚書叢說

未見

姓譜福字與謙華亭人弘治庚戌賜進士第一官止修撰

尹氏洪尙書章句訓解

十卷

未見

按尹洪錦衣衛人弘治庚戌進士書載西亭王孫萬卷堂

目

黃氏瀾尙書資講

未見

鍾欽立曰黃瀾號壺陰莆田人弘治癸丑進士歷官南京翰林院

侍講學士

王氏大用書經旨略

一卷

未見

陸元輔曰王大用號蘖谷上海人弘治癸丑進士

趙氏鶴書經會注

未見

汪楫曰趙鶴字叔鳴江都人弘治丙辰進士歷山東按察副使

張氏邦奇書說

一卷

存

穆氏孔暉尚書困學

未見

姓譜穆孔暉字伯潛堂邑人弘治乙丑進士歷官禮部左侍郎兼

學士諡文簡

周氏灝尚書口義

二卷

未見

包氏沐尚書解義

佚

寧波府志包沐字民新鄞人以貢授石埭訓導

應氏璋尚書要略

未見

金華府新志應璋字德夫永康人以貢歷羅源縣儒學教諭學者

稱爲東白先生

揭氏其大尙書世義

未見

黃虞稷曰廣昌人隱居不仕

蕭氏孟景尙書說

佚

李舜臣曰先生三河人字時泰正德乙亥余從先生於崇文門外草場巷後爲濟南太守其說書曰宗彝蔡傳虎雖蓋謂虎彝與雖彝爾若然是以一章而二之矣夫宗彝者宗廟之常尊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五者五服每面一千二百二十五里故王制流沙至海衡至恆皆三千里云三千里者周尺小也

馬氏明衡尙書疑義

一卷

存

明衡自序曰孔安國穎達用意雖勤其於大道概未有聞蔡氏仲默承文公之訓義理大有發明然愚從而求之謂其悉可以得聖人之心而達聖人之道則不敢以自詭也故凡於所明而無疑者

從蔡氏其有所疑於心而不敢苟從者輒錄爲篇聖人之行事非細故也萬古至大之公案予何人哉謂足以辨之顧先儒或有未論者予特發其疑以引其端將來君子其毋以爲妄與僭而不之正則予今日之心也嘉靖壬寅

張雲章曰治書之家其與蔡氏異者元新安程氏直方著蔡傳辨正鄱陽余氏芑舒程氏葆舒著讀蔡傳疑蔡傳訂誤明嘉善袁氏仁有砭蔡編今其書不盡傳是編亦止見鈔本顧未詳其出處

呂氏辨尙書說疑

五卷

存

張雲章曰此涇野門人因扣擊而得之其師者舉而筆之於編焦氏經籍志朱氏授經圖所載因問錄疑卽其書也嘉靖己亥曾鏤版其門人汪尙庭序之

按呂氏書說吾鄉項鼎鉉孟璜曾刻之家塾

韓氏邦奇書說

一卷

未見

汪氏玉尚書存疑錄

二卷

未見

寧波府志汪玉字汝成鄞縣人正德戊辰進士歷巡撫順天都御
史

王氏崇慶書經說略

一卷

存

崇慶自序曰五經莫古於易其次莫如書易以道道之體所謂先天而天弗違書以道道之用所謂後天而奉天時其致一也然二帝以揖讓而官天下古未有也故其書皆曰典典主也主夫道也非三王比也先儒以其事可爲後世之法故曰典失傳經之大旨矣夫書先人之家傳慶讀有年矣五十而後再取讀之始若粗有得焉於是乃述四代而撮其要斷其義因各曰說略聊復以備自考且爲家塾童蒙之地云爾

蔣一葵曰蓋聞尼父序書篇有一大義焉其間小節目不論也是故典謨禪繼也湯誥牧誓弔伐也太甲遷也大誥攝也顧命終也

康王之誥始也他篇準是蓋無無義者余讀王先生說略而益信所聞也

王氏道書億

四卷

未見

梅氏舊讀書譜

四卷

存

尚書考翼

一卷

存

驚自序曰甚矣儒之好怪也不論其世不稽其人惟怪之從當伏生傳經廿有八篇序一篇共二十九篇以教於齊魯之間如日月之行天人皆仰之是聖經之正也若乃孔壁所藏高祖過魯祀孔子時不言古文惠帝除挾書令時不言古文文帝求能治尚書時不言古文雖景帝時亦無一人言孔氏有古文者至孝武世延七八十年間聖孫孔安國者專治古文謂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

降及東晉有高士曰皇甫謐者見安國書摧棄人不省惜造書二十五篇大序及傳冒稱安國古文以授外弟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頤遂獻上而施行焉人遂信爲真安國書前此諸儒如王肅杜預晉初人鄭冲何晏韋昭三國人鄭玄趙岐馬融班固後漢人劉向歆張霸前漢人皆未見不曰逸書則曰今亡史漢所載絕無二十五篇影響其曰鄭冲蘇愉皆誣之耳又舜典篇首慎徽突出好事者遂造爲南齊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於金陵大航頭偶見二十八字伏法未上隋開皇時始購求得之朱子曰古文東晉時始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豈不痛切而明快哉無而爲有將以誰欺安國不言史記不載使聖人正經反附僞書以行世隋唐以來千餘年自吳先生纂言之外曾無一人爲聖經之忠臣義士者豈不痛哉予在嚴陵時已作此譜草創未備今加修飾使古文廢興之由先後義僭之辨如指諸掌庶幾裨纂言之所未備以承吳先生之志云

陳第曰近世旌川梅鷲講張立論其斷古文謂皇甫謐僞作集合諸傳記所引而補綴爲之不知文本於意意達而文成若彼此瞻顧勉強牽合則詞必有所不暢今如禹謨克艱二語謂本論語之

爲君難爲臣不易不矜不伐謂本老子之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爭滿招損謙受益謂本易之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不知宇宙殊時而一理聖賢異世而同心安得以其詞之相近也而遽謂其相襲乎又如人心道心則謂本之道經嘗考荀子曰舜之治天下不以事治而萬物成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註者曰此虞書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卽虞書也今驚指爲道經豈別有所據耶又如五子之歌鬱陶乎余心顏厚有忸怩謂鬱陶取諸孟子顏厚取諸詩胤征之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取諸三國志仲虺之慚德取諸季札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口實取諸王孫圉曰以寡君爲口實湯誥之降衷取諸夫差曰天降衷於吳伊訓從諫弗拂取諸班彪之從諫如流太甲升高陟遐取諸中庸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咸有一德之觀德觀政取諸呂氏春秋之引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說命建邦設都取諸墨子尙同之篇泰誓離心離德取諸子太叔曰棄同卽異是謂離德武成歸馬放牛取諸樂記旅獒爲山九仞謂爲山取諸論語九仞取諸孟子微子之命余嘉乃德取諸左氏王命管仲曰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蔡仲之命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取諸祝鮀云管蔡基

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周官致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取諸老子爲之未有圖之于未亂君陳勿辟勿宥取諸文王世子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畢命收放心取諸孟子求其放心而已矣君牙思其艱以圖其易取諸老子圖艱於其易伯冏交修不逮取諸楚語衛武公曰朝夕交戒我諸如此類難以悉數句疵其攘字剝其竊無非欲二十五篇古文盡廢之而後已然由君子觀之不可廢也何者二十五篇其旨奧其文詞卑而高近而遠幽通鬼神明合禮樂故味道之士見則書書則玩紬繹而浸漬歎息而詠歌擬議之以身化裁之以政定事功而成亶亶矣孰是書也而可以僞疑之乎

馬氏理尙書疏義

未見

霍氏韜書解

未見

舒氏芬書論

一卷

存

王氏漸遠讀書記

未見

漸遠自序曰予讀書至堯舜禹之相授受曰允執其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然後知聖學之大要也夫心也者天人相禪之機也而學也者又所以維持此心令其自作主宰無間斷而不息焉者也三代盛王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之緝熙敬止武王之敬義警戒得於此者也太甲之仁義懲艾高宗之始終典學成王之緝熙光明勉乎此者也下至桀紂幽厲昧乎此者也故得此學然後能大其心大其心然後能崇其德崇其德然後能廣其業廣其業然後能成其治帝王而非此則無以同乎天地學者而非此則無以齊乎聖賢此讀書者之首務也外此而今文古文之異孔壁僞書之辨平易艱澁之證殘篇斷簡之考此其末焉而已矣予之所深惜者孔安國不以科斗之字遍求譯於四方而劉歆校書之時祕府之藏猶在也而皆未嘗注意焉其能已於予之感乎